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五年十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ober 2025



地水仙、芭蕉——阿黛畫作

- 非常詩專頁
- 彼得威廉·卡特賴特 William Cartwright 的詩
- 微型散文詩
- 現代禪詩的禪療作用

210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目錄

No.210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非常詩專頁

- 秋 原 夢的系列：裸體與 AI 3
方壯霆 咖啡之品味 3
游若昕 在圖書市集 3
伊 沙 臘八節、生靈、雪豹、海龜灣 4
古 渡 後院的金英花 4
袁國奇 荷的本質 4
林曉波 一串佛珠 4
方 明 預約仇離 5
王曉忠 暴雨之心 5
彭武法 月光 5
鄭海潮 摩天石 5
杜文輝 花是一個尼姑、舉起一根羽毛 6
王心潔 無常錄 6
吳 湘 八月灰藍 6
陳銘華 及時雨、新概念、學而時習之 7
川 梅 在九嶺山裡 7
劉映虹 霞繞的煙火 7
林進挺 坎鐘山 7

詩創作

- 桑 克 把針從門孔中穿過去 二首 8
洪君植 Marry You 8
張酒閣 夢的圍獵 8
葦 鳴 最卑下的奮鬥宣言 二首 9
玉 文 她 9
鄭 靖 I. F. ——存在之二 9
李雲楓 收集者、約拿、中元節 10
謝 勳 借個光，太陽 10
楊河山 凌晨一點的雪 三首 10
向 明 有的 11
遠 方 一隻鷹 11
雨 田 花的私語 11
許承雲 無明天火、花冠 11
張 堃 人生下半場 12
殷 剛 無名高地 12
陳聯松 當、體重 12
王性初 我的詩是一個個流浪漢 二首 13
蘇 忠 北太平洋垃圾在建國 二首 13
張 潔 繼續 13
張 耳 你心裡的歌過季了 14
潘 莉 圖書館地下室居民 14
琉 璃 明加瓜蘇 14

- 嚴 力 石頭、冤枉 15
輕 鳴 野草、雲之上 15
洛 木 無題·東岸夜行 15
李 斐 林則徐和芬太尼 16
冬 夢 無聲十五行 五首 17
于 中 偶拾 17
王 崢 事蟬、五月花 17
煙 村 出類拔萃的人、舊傷 18
喬 成 五月、遲暮 18
胡珈誠 三角 18
世 賓 駛向她的巨輪、構成 19
歐陽新獻 空城、末日 19
蔡克霖 成都夜雨 19
非 馬 青海湖之歌 20
饒 蕾 詩人非馬 20
馮 晏 繞開八小時 三首 21
水 央 孤暮 二首 21
伊藤雪彥 撐到晚上 21
達 文 致敬、無悔、重逢 22
冰 花 恩師非馬 22
剛 子 您是我師父不是師傅 22
宋 逸 搬家 23
李喜柱 指紋收藏、反向的臍帶 23
第一閑人 真不該想那麼多 三首 23
應風雁 六月書、歸山 24
Alkar. Sarsenbek 夜溪遐想 24
林 啟 山間、深山孤燈、小兔 24
馬晨洋 但我也想這樣做 二首 25
艾孜則 我所愛的世界 25
蕭逸帆 一條蛇、一個人 25
Angel. XJ 沉睡的春天，西貢河敘事 26

翻譯·評介

- 桑 克 南希·塔卡奇詩選譯③ 27
張 耳 丁香花／John Ashebery 28
馬永波 彼得·吉茲詩選譯② 29
岩 子 威廉·卡特賴特：
No，柏拉圖式愛情 30
朱 良 靈與肉 30
寒山石 微型散文詩 30
南 北 現代禪詩的禪療作用 32
朱坤領 生命的鐵軌 32

詩 訊

封底裡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葉維廉 (洛杉磯)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 加)
王 鍵 (北 京)
水 央 (羅德島)
阿 黛 (麻 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秋原

夢的系列：裸體與 AI

A

前一陣子有時候夢到自己在公共場合衣服穿得好好的，就是沒有穿鞋子！赤著腳到處走，實在別扭。於是匆匆忙忙到商店或市場去，心想就算買雙拖鞋也好。結果要嘛就是找不到賣鞋的店攤。要嘛選來選去就是沒有我的尺碼。最後十分難受地醒了過來。

B

最近的夢更變本加厲。不時夢到自己在公共地方一絲不掛！赤身露體對著別人！尷尬狼狽的要命。心裡急著說就算找不到衣服，內褲也好，或者毛巾之類遮蓋一下也好。可偏偏到處找也找不到。最後在狼狽不堪的感覺中醒了過來。

雖說是夢，總覺得不是滋味。

根據夢的解析，赤裸可能是潛意識中缺乏安全感的象徵。而我卻認為自己在醒著的世界裡還是相當的自信，也沒有什麼不安全感。做這樣的夢總覺得有點怪怪的。

終於有一天我還是請 AI 來解夢。果然不出所料。交談了幾句之後它說：在夢中因赤腳而感到難為情，那可能是象徵在醒著的生活缺少了什麼而不安。如果夢中因裸體而覺得尷尬狼狽，很可能是象徵缺乏自信和安全感。不過

，AI 隨即說：夢中負面的感受可以改變成正面。它建議一些像冥想和（尤其在睡前）自我暗示的方法：譬如說：“我腳踏實地，生活十分滿足。”譬如說：“我的身體美好，渾身是勁，信心滿滿。”當再次夢到自己赤腳或裸體時就不會有尷尬，羞恥不安的感覺。

C

我目前還沒有採取 AI 的建議。我覺得事情也許沒有那麼簡單，我還想著要找到夢的背後自己真正的潛意識。

我反覆對自己醒著的生活抽絲剝繭，檢視了好一陣子。我似乎開始有點懷疑自己是否潛意識地覺得心裡還沒有完全充滿愛與被愛，自己對愛是否絕對相信？

我再次請教 AI 關於愛的問題。這傢伙確實厲害，它說愛是個非常複雜的課題，它須要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的愛？對象是誰？愛了多久？是什麼關係？還有我對愛真正的想法和感受等等……。

這次我同意 AI 的說法，我和 AI 暫停在這裡。我想我必須先做好準備，毫無掩飾赤裸裸地面對我，面對愛。然後才能夠再跟 AI 深談，而且記錄在下一首詩裡頭！

加利福尼亞，2025·仲夏一夜

■方壯霆

咖啡之品味

一、黑焦烤咖啡

呷一口黑焦烤咖啡，我的時光倒流，再度年輕，再次回顧，那無數輾轉反側之夜

生逢非常時期，舉接天降之大任，上山下鄉

二、中烤咖啡

就如人到中年，刀鋒開始變鈍，但未到爐火純青之地步

上有老，下有小。但恐垂老將至，日日策馬加鞭

三、輕烤咖啡

近來，我愈加喜歡輕烤咖啡的淡定，乾坤萬變，無動於衷

只求純如玉壺，一片冰心

2025 年 10 月 15 日

■游若昕

在圖書市集

人擠人。

很難受。

很多書攤面前都貼著大幅海報，“女性該……”

特別多關於女性主義的主題。

厭煩。

全是在消費女性主義，並不是真正在宣傳些什麼，只要書籍能賣出去就完事。

要是真的想做出什麼貢獻，就不是做各種關於女性的周邊——書簽、帆布包、貼紙……

應該把錢牢牢抓在自己的手裡。

2025.3.30

■伊沙

臘八節

查干湖的大魚及時到了，在臘八節這一天，妻在廚房收拾，貓小白嗅見魚腥，立馬躲得遠遠的……

哦，兒時生吃魚內臟，吃病一次的經歷令其放棄了天然的貓性。

就像某些終生棄肉的人。

生 靈

早晨，貓小白在盆中飲水，水的圓臉綻放出微笑的波紋。

雪 豹

生活在懸崖峭壁上的雪豹，彷彿刺繡在掛毯上的精靈。

雪豹媽媽，丟失了自己的兩個幼崽，它會日夜不停地尋找，終於找到了一個，它無力再找另一個……

海龜灣

海龜的性成熟，需要四十年。

四十年後，它會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來產卵。

海上有它的夏牧場與冬牧場。

每年它都會往返遷徙，越過台海問題、中菲糾紛、中日分歧。

人類的問題，在它都不是問題。

它的問題是天敵、魚網、海船、兩腳獸。

七百隻海龜游向大海，只有一隻會回到中國廣東惠州南海大亞灣裡的海龜灣。

除此之外，它不下蛋。

2025 年寄自長安

■古渡

後院的金英花*

每年四月，金英花隨春風回家，在後院綻放不溫不火的喜怒哀樂。

兒女們知道，媽媽把花播種在庭院，讓土壤栽培記憶。

前些日子，我旅遊在外。

大清早孩子打我手機，說媽咪回來了。

我若有所失。記憶糾纏的鮮花，就這樣冷艷地來？事先也不打個招呼。

我老了

思念還是那麼鮮活。

*金英花是加州州花“加州罌粟”的別稱。

2025 年 4 月 16 日於洛杉磯

■袁國奇

荷的本質

幾葉青荷，靜靜地立在水塘上。

心平氣和，沒有半絲的浮躁，與不安。

面對那朵綠荷，我肅然起敬。沒有哪一種生命，比這朵青荷活得明白，活得灑脫。即使生活在骯髒的環境裡，也從不怨天尤人，只是一味地堅守內心的清白。

潔身自好，從不同流合污。把一縷縷清苦的荷香化成利劍，穿破污泥的詛咒。

我越靠近那朵青荷，感覺我的內心就越發敞亮，總覺得沒有什麼比守住自我更有價值。那時，我覺得內心供奉著一本《蓮花心經》。人心本無染，心靜自然清。

2025 年寄自紹興

■林曉波

一串佛珠

不一定是佛珠。

孫兒數數，有五顆。卻不知是酸甜苦辣鹹。反複數，數不清楚就是佛珠：金木水火土。

以什麼為背景，數到某顆，手一哆嗦，穿線就斷了。圓圓的珠子，突然散落。

是線索斷了，還是神經斷了？我的珠子哪裡去了？

墜落，有的無聲，有的響動。有的在高處彈跳幾下，有的直落到底，瞬間就杳無音訊。

遺落，還有什麼預兆？

不是佛珠也好。

簡單，廉價，不是流行的首飾，就是小小的核桃。

堅硬的外殼凹凸不平，紋理清晰而不好認，就像某種頭腦。

是否有智商？每顆珠子都穿了一個洞（也稱腦洞大開）。

東南西北中，聯系起來就有意思：數一數自己的心跳，多像敲擊木魚的聲音。不用唸經，需要反覆摸。磨到發亮，就能摸到生命的內核：種子，花朵，根系，土地。

小小的果實，就可以文玩？堅持，就能讓麻木的神經復活。

2025 年寄自成都

■方明

預約此離

僻冷的靈魂在黯闇的流光裡迷惘穿竄，兩顆不該邂逅的心靈空寞得彼此磨擦熾燭的肉慾取暖，一些僞真還假的情繭絲絲吐納成更熱烈的創痛

深知不會從永恒廝守中圍築承諾，每次存溫後的寂寥與惘然便成一種無言的隱傷

我們在預約此離的漩渦裡醞釀短暫的酩酊，而漸漸從道德震懾的渲染中蘇甦，曾經繾綣悱惻過的暗影仍會泣泣瞬息之慰藉，仍會傷逝一段被唾棄的偽裝情種

我們在預約此離的虛幻中驚惶偷歡，妄使一切表象美好的事物顯得圓滿，只讓心深的暗角淌血與糜爛

雨幕是捲不起的水簾，曾有的歡情是潑墨後無法斂收的餘香，奈何這種飛揚的愜意散落在縱橫滄桑的歲月裡，只能暗夾在回憶的卷帙中塵封

最難堪是所有啜泣偷偷在夢裡蒸乾，還好那瓣絞結的心未被識破，而晨暉總識趣將婉約的痛楚輕輕帶走

誰知暗幔裡滋生的溫馨 曾被焚燃

當朝陽冷酷曝散這段脆碎的露水情緣，妳必記起在輾轉無眠的夜裡，我是曾經哭過笑過抽搐過的影子

2025 年寄自台北

■王曉忠

暴雨之心

天空被烏雲壓低，一場暴雨即將來臨。那是大自然的力量在彙聚，一場盛大的演出即將開場。無法站得更高，愛情在長途跋涉的憂傷中掙扎。亮麗的生活如綠葉年復一年地碧綠，柔弱的心事鼓漲著沸騰的熱血。閃電劃過，如犀利的比喻，讓人懷念起那些被命運捉弄的瞬間。憤怒的錯誤無家可歸，命運變得遲鈍。世俗裡的踏雪尋梅，醉倒在花瓣的前檐，不知歸路。這是悠望的海洋，旗幟與英雄，若隱若現，孤獨的戰鼓被擂響，宣告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暴雨傾盆而下，如萬馬奔騰。未完成的春天及夢想，像石頭下面的小草一樣頑強，在風雨中堅守著希望。陽光近在咫尺，關懷及希望也近在咫尺。一場暴雨，是大自然的洗禮，也是對我們心靈的考驗。

■鄭海潮

摩天石

極目處，摩天石似那墨染的綾羅，鋪陳於山巒脊頂，靜沐歲月的寧和，遺世而立。身臨其境，石林猶如破土春筍，直衝雲霄，仙蹤神跡流淌於峰回路轉間。石陣布局巧妙，千姿百態。巨石矗立，撐天拄地；洞穴幽深，石室清靈，似是鬼斧為隱者開闢的一處洗淨塵埃的靈台福地。勁風獵獵，風動石卓立堅如磐石，宛若禪定的高僧，心無掛礙，明心見性，不受塵世風浪所動；金元寶奇石，瑞氣繚繞，超

■彭武法

月光

夕陽遁入西山之後，月光受黑暗的邀請靦腆出山，接力的光明真美。白天還在，源於太陽光無私的光輝，將它交給了需要光華哺育的萬物，此時的陽光，感覺像是溫度的輸送工具，製造著人世間褒貶說辭。如果太陽當家做主，人們還會懼怕什麼？比如，被看淡了的夜晚動機？或者是藏在漆黑中無法看清的混沌世界？

每一次，都由亮光的吆喝揭開一章新篇。日子在長短堆裡掙扎，看慣了離去與歸來，從來也沒有傷感過什麼，那是陽光中的陽光。太陽，一輩子都在上下求索，為整個宇宙，為芸芸眾生而懸掛。人們說，月光冷漠，只在乎夕陽下山之後的空間和時間。喜歡夜行的人，喜歡與月光傾訴，關於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的話題，他們慶幸太陽下山以後，依然還有陪伴自己前行的月光。月光如水。每當夜裡獨處，總是心懷另一種敞亮。

脫塵凡，是靈感凝聚啟迪智者的玄妙機緣；天然石屋，門窗相連，仿佛天門洞開，星際璀璨盡收眼底。站在這片神秘境地，仿佛能洞悉宇宙的奧秘，體悟萬像歸一的真諦。踏入這片自然的聖域，心若止水，如同赤足立於天山之巔，仙境即在眼前。鬼斧神工，神力彙聚，身心沉浸，令人生發由衷的敬畏。我們在此探尋靈魂的棲息之所，於石韻聲律中感悟生命的寬廣與深邃，以及那永恆流動的神奇不朽。

目之所及，摩天石，不止是一道風景線，更是一段靈魂升華的旅程。

■杜文輝

花是一個尼姑

石壁上一朵花，花背著采藥的背兜和太陽的石磨。花生病了，病了多久，什麼病，病得有多深，它自己也說不清楚。花的腳上、腰上、手上會遇到毒刺、毒蜂、毒蛇。風會吹起花衣，有幾次它差點兒被風吹落。

花本身是藥，還要曬藥。花把藥拿到斯卡布羅集市上去賣，它也需要錢。它到集市上去時穿著新衣服，灑淡淡的露水，微笑，花瓣褪色……

舉起一根羽毛

一根羽毛是怎麼掉下來的？還有慣性、溫度，還沒有腐朽。

它有天空的顏色、雲的顏色、虹的顏色和輕。

一隻怎樣的鳥讓另一隻鳥掉下了羽毛？還是因為另外的驚恐？長途？疲勞……

掉了羽毛的鳥再也不會飛得更快、更高，方向感會越來越差，身體越來越重。

它還會回來尋找這根羽毛嗎？是不是再也不會回來……

2025 年寄自甘肅

■王心潔

無常錄

一、

都以為患上肺癌的堂叔沒那麼快會離世。可是生命並不在我們的以為、希望之中存活。他走了，臨走前那個下午，他似是有所察覺地圍繞著他的田，轉悠著，然後小跑。似乎有人在追趕他。他回到家後，洗了個澡，在穿第二只褲腳時，他的靈魂被攝走了。他的軀體最終被塞進一口棺材，那口棺材很小，堂叔是被勉強塞進去的。他以僵硬的姿態，抗議著窮困的兒女們對他的不周到，也以這個姿態告別人世。痛苦如煙，飄升。不久，他將融解在塵土裡，連同他的卑微。

三、

父親垂垂老去。他嚼不動的食物越來越多，漱口時，水竟然淋濕他的衣襟。我的心臟很小。但此時。有巨大的疼，疼得眼淚四處奔流。奪眶而出。

我只想我的父親一直健康，為此，我要吸納世間所有的祝福，我要相信世間一切的祝福。

父離世第七天，我被一隻有力的大手，拽進灰濛濛的天際。這青山的青，綠水的綠，不蒙離殤。一切與我何干？

父啊！兒想舉目青山，卻肝膽皆裂！

四、

螞蟥不知道它們在我的家鄉，被稱為“狗下”。在我的視角裡，螞蟥們匆匆忙忙，覓食築穴。在上天的視角裡，我亦是慌慌張張，覓食築屋。我看見螞蟥的悲歡，上天亦可能不知我的疼痛。原來，我就是我眼中的狗下。

2025 年寄自汕尾

■吳湘

八月灰藍

八月的尾巴浸在灰藍裡。

海風翻過山脊，把鹹澀抹在每個人的臉頰。暮色像未乾的水彩，在天空慢慢暈開——夏天還沒學會告別。

婦幼病房大樓，哭泣與悲傷在走廊橫衝直撞。

留置針管裡，勇氣一滴一滴往下墜。

而在第十層角落裡的病房，擁有另一種灰藍。牆壁與窗簾調配出治癒喧囂的藥方。窗戶眯著眼，僅僅足夠一束光側身擠入。風躡手躡腳，唯恐驚動簾後那些搖搖欲墜的念頭。

窗外的鳥兒安靜數著落葉。它記不住樹下的人來人往，卻知道這棵樹每片葉子墜落的弧度。

康復室的電梯是個奇妙的轉場。戴面具的人群突然鮮活起來，連口罩都遮不住眉梢跳動的希望。穿著灰藍衣服的病人站在那裡，身上還留著死神指甲的劃痕，眼睛卻已盛滿晨光。我突然明白，這裡是人間疾苦之地，卻也是人間希望所在。

一些生命在這裡消逝，但更多的生命從這裡走出。

黃昏的鳥兒不必飛進來，它會記得在黎明時分歌唱。

2025 年寄自汕尾

■陳銘華

及時雨

唏哩嘩啦地跟著宋江和奄奄不盡的山火之後落下來，天烏烏地暗暗伴著回收的總統 N 道行政命令落下來

不聽使喚的通貨混著不及東去的水漲上來，一半人喜一半人憂，唯我的狗依然慣性地尋尋覓覓，找一乾燥方寸地撒尿拉屎

2025 年 2 月 14 日

新概念

梵高麥田裡的群鴉驟然轉移到草地上空，如一群無人機划破晨曦，隨時待命襲擊平常追逐牠們的狗，以及不得不跟著狗跑的主人

太平久矣，諜戰恐戰貿易戰都是特別軍事行動，現代詩口語詩新詩古詩全是詩歌……集中營變保護區、加害者變受害者、侵略者變被侵略的戲碼，天天上演

“兩耳不聞天下事”，割掉耳朵之後還有什麼可以丟棄的嗎

2025 年 6 月 20 日

學而時習之

凱撒剛到家時屢教不善，每有機會溜到後院，除了檸檬枝桠多刺暫得倖免外，柿、枇杷、番石榴主幹傷痕累累，類樹的茶花叢更是劫數難逃，無風無雨狼藉一片，令人頗為懊惱。直到散步遇松鼠，上天下地縱橫嬉鬧，凱撒一撲一蹶一跳，欲擒而未獲，卻樂此不疲，甚至靜候樹下戀戀不願離開，我纔恍然大悟

不過顯然地，松鼠並非凱撒唯一的學習對象，蝴蝶、麻雀、斑鳩、烏鴉比比皆是……我開始想入非非：如果有一天凱撒長出翅膀來，我要不要也學而時習之，飛去另一個築夢之地

2025 年 7 月 1 日

■川梅

在九嶺山裡

方言很小

早晨氤氳起來，意境就大了。遠看，村子依然小著，煙雨也小。

風是彎的，從一條壟拐到一條壟，也不表達。這些田壟，有的荒著，有的還長農業。長出的農業，很小。

農忙了，牛閑得很。呆在村裡的荒處，把牛眼睜大，也是一臉茫然。看到的格局，很小。

村裡人家，東一戶，西一戶，抬頭不見低頭見。聚在一起時，也只戲說高低，談論長短。用的方言，也很小。

時光慢

把土耘細耘好，把種子撒下去。用細土蓋上，娘就回村裡去了。時光慢，娘沒有閑功夫等。

幾個稻草人替娘守著，各自舉起細長的竹枝，趕鳥、趕蟲、趕野物。在九嶺山裡，它們沒有事，有的是時間。沒有什麼趕的時候，稻草人就趕風。小竹枝輕輕晃動，慢慢就起風了。這片小小的天下，時光慢，風也很慢。娘不趕風，只趕時間。在九嶺山裡，時光慢，娘多麼努力也是慢的。成天緊趕慢趕，趕了好多時光了，一直落在時間後面。

2025 年寄自汕尾

■劉映虹

霞繞的煙火

停靠在岸的船，泊在了我們心上。我們蜂擁而上，就像一串魚兒進入了海洋。一伙人，搖一船星光，駛向心之所往。向雲天。向著真善美。伸展。生長。像雲天。像雲那樣飄逸，像天那般遼闊。

你容我滿身疲憊地來，也容我滿心歡喜地去。如此真實。我看見闊垌上曬著的稻谷泛著金光，那是村民質樸的日常。多麼夢幻。雲氣為山巒纏繞上了“一指柔”，蘆葦蕩裡飛起鳥鳴一串。在霞繞，我一手握住了煙火，一手擎起了詩意。

■林進挺

坎鐘山

山行晨昏，一顆平常心的觀望。一路草木，似乎熟悉的山友，自由地舒展姿態，皆是我隱世的親人。彎曲的水泥道路，是人世間的一根五線譜，連接山裡山外的人情世事，浮動著高低起伏的音符。

每一個進山的人都是一個人生的音符，帶來人間的音響。高山流水，是彈奏山上古城遺址的大自然音樂家，是歲月裡的大師，飄逸自如，遺世孑立。山腳炊煙裊裊，是坎鐘山的歷史體溫計，把歲月滄桑化為村莊的脈脈溫情。唯有明月，出世入世，撫慰一顆俗世的心。

2025 年寄自汕尾

■桑克

把針從門孔中穿過去

按照想像把猴年的事都安排好了，
但是猴年的事往往會跳過想像的跨欄變成
想像不到的事。石頭的盡頭是沙礫。考考你，
灰燼的盡頭是什麼。

被棄置一邊的空箱幻想

拉丁文橘子或者拼音香蕉，
在食堂一進門的直徑 1.32 米的鋁盆之中。
塑料薄膜和樹葉分別來自去年的化工廠和樹，
而我和其他同伙站在一起卻分屬不同的時間
與空間，
甚至是平行宇宙。對於另一個我我只有同情，
而對於另一個他甚至有點兒幸災樂禍的心思，
尤其是當她
出現在鋪著紅色地毯和鋪著金箔的會議大廳的
時候。
鞠躬並不能免罪正如另一個人的邪惡並不能
使之看起來
更白更招人喜歡，而同伙之中一個看起來睿智
的人卻認為
這就是真理，否則如何也不能理解大業年間比
貞觀年間的人口更多。
我的本意本來是跳脫而不是連綿不絕或者密
不透風的
辯護，猶如在樹林裡喝咖啡而不是喝茶。
不倫不類的拖鞋只是因為誠實而被棄而非沒有
利用價值，
老年人的世界觀注定是病態的難道也與病態的
身體狀況無關？
太陽鏡的懷疑只存在了一個中午，午睡之後
舊貌換新顏，
向相反的廚房走去，並且對小白痴小白鼠流
露出狼外婆的
愛意與伏筆。看哪，一個勢利眼誕生了，另一個
反而變得明亮起來，嘴對嘴呼吸。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洪君植

Marry You

晃醒了睡在
啤酒罐底的二氧化碳。
若無其事
又意味深長的故事
讓影子因為
橫死而生輝。
陰暗
充滿了房間
鋒利的
下巴上
正在探索鬍鬚星座的
指尖忽然，
看向天空。

——那裡，4 月大約是在哪裡呢

——那裡沒有季節，只有孤獨

——不是的，是因為有季節才
孤獨吧

在我眼角
晃著撫摸過鬍鬚的
指尖

——孤獨沒有季節，像你一樣

走向你的
路上
沒有歲月
沒有風
沒有樹
也沒有泛著水光的眼神。
若無其事地
帶著意味深長的祈禱的
冰冷的靈魂之路

走向粗糲的孤獨的路

■張酒閣

夢的圍獵

入夜，疲勞的身軀攤在床
鼾聲，開始消磨心頭的傷
忽然身體長出一雙翅膀
在萬里藍天中扶搖直上
遠方不再是遠方
時光成為可逆的時光

我與久違的父母歡聚
又見他／她們生前的慈祥
我向美麗的姑娘凝望
又紅起臉傾訴初戀的衷腸
重現那高考題名時的淚眼
還有遠渡重洋激動不已的模樣

驀然，雨驟風狂
一地，哭喊驚慌
瘟神張開血盆大口
災魔齧著獠牙搖晃
我的腳下裂出萬丈的懸崖
頭頂不息飛過炮彈的火光……

黑暗漸漸散離瞳孔
意識輕輕潛回顫腔
天亮了，告別床
機械地捲入人生的拼忙
白日夢，又飄來
朦朧地托著明天的霞光……

一幕幕
一場場
夜晚躺在床上遠行
白天睜著雙眼夢想
啊，我被這夢日夜圍獵著
在多維時空裡跳躍與探望

2025.8.16 溫哥華

■ 葦鳴

最卑下的奮鬥宣言

一、

我是水
堅決向低流

會彙合所有的我們

最終

把地上所有弄虛作假的東西洋龍王廟
連同它們的柱礎
都浸泡或沖刷成沙石泥濘
回歸大江、大河和大海

以 n 年的時間

二、

（我就是水。不是流到最低，便是在
流的過程中被蒸發。然後等待輪回，
成為另一滴水。無論如何，一定只是
水。）

（沒有其他可能。）

（最低處是地心嗎？那麼我/我們就
都向著地心流去吧。大地。母親。）

後記：時水逆當盛，颱風剛過，澳門書
庫因樓上單位積水拒清，致水患重爆，壞
書數十。結合種種世事近事，或亦天命有
所示於予。有感而作。

釋夢——無奈和不確定性肯

定是對全人類尤其是自己的反諷

故事，永遠在昨晚的夢裡
尚未結局，就已
驚醒。

總以為天亮了

■ 玉文

她

村裡老家房子災後重建
母親病中醫藥費
弟弟籌聘禮
妹妹辦嫁妝
飄洋過海當外僱
上班下班領工資匯款
上班下班領工資匯款
年年年年又年年
鞋跟貼著街道圖
就是少了回家路

2025 年寄自澳門

一剎那間

忘卻

乾乾淨淨一片白茫茫

期待，永遠只是明晚可能來訪的夢
也許只是走個過場

誰知道呢感嘆號或問號
只好耐心等待

而今天

營營，役役

清晰地做著消磨志氣的白日夢

一切如幻如真

有些豬狗機械地模仿著說人話

句句屬實 演繹著宏偉的

荒 + 誕 一顆彗星劃過

長空不知會落在何處

2025.5.30 端午前夕詠懷屈原澳門

■ 鄭靖

I. F. ——存在之二

龜裂的土地拔出一柄大斧
伐木丁丁煙炎張天
你燃盡了自己
化作一粒火種埋葬

破土

重回來時路一遭兩遭三遭
似花非霧似執迷非不悟

你攀上高山尋找那一灣清水靈泉
你深入海底尋找那一棵崑崙神木
你不知疲倦地鼓動風火淬煉鐵劍
龜裂的臉上

靜水流深潭中雨簇

橘紅色的含冰火焰躁動

從來難安

終於

你縱身一躍

辛丑荷月

燥渴的焦土鑽進大洋的懷抱

迫不及待

從地底的火種

抽出一朵金蓮花

撐開滿天滿地的香

掬一團火

打成千上萬個情結

點點星散在水中間

流織成一張在結難逃的

水羅火網

2025.2.25 傍晚，澳門

■李雲楓

收集者

他收集名字，從古墓中的印章
到字跡殘缺的書籍
面孔猙獰的鬼魂把一抹淺綠塗滿邊角
作者，被覆蓋在一片霉斑之下

她收集頭髮，黑色的，紅色的，藍色的
但她不收集紫色
那是疾病的外衣，她表情冷漠的說
在午夜，髮梢會結滿冰霜

他收集聲音，笑聲，哭聲，尖叫聲，呻吟聲
它們裝滿不同顏色的瓶子，軟木塞封住瓶口
他在入睡前會將耳朵貼在瓶底，然後
一臉痴迷的傾聽

約 拿

現在我們來說說那條魚
說說在黑暗腹腔中的黃昏
沁透骨髓的黑暗，以及
隱藏在那段聲音中的
溫暖而驚悚的預言

我們來說說一座城市的毀滅，罪惡
站滿每一條街巷
戰俘的人皮懸掛在臨街的窗口
這是你要到達的地方
在書籍中記載著的簡短經文

那麼，那條魚只是來自另一片海域
在沙丁魚群的推動下，一條船
偶然駛入它的腹中
在寂靜即將把骨骼壓碎的前夕
你向神發出了絕望的悲鳴

■謝勳

借個光，太陽

大暑從酣夢中
醒了過來
眾樹喧嘩
因為 ——
因為
成群的雨點
踩著獻給愛麗絲的
心情降臨

攀附葉尖的水滴
對著晴空說
“借個光，太陽”
那些柔情的光束
掀開了溫暖的視窗

點點的光
轉身變為
世間最晶瑩的
佈施

中元節

你昨天就應該離開，我對一個影子說
它正站在窗口的陽光下
愜意的晃動著細腰
我喜歡這裡，它用慵懶的聲音說
可中元節已過去三天了
沒關係，它彎下腰，
碩大的頭顱從後背長出
我可以等到下一個中元節再走，它說
你看，多麼迷人的陽光呀

2025 年寄自北京

■楊河山

凌晨一點的雪

我知道它們來了，它們弄醒了我
臥在窗子中間我看它們
飛舞的時候，其實夜空比雪要亮
它們是黑色的，每一片雪花尋找著地面
與它們相對應的那個地方
落下來基本就不走了，沒有落下的急忙落下
彷彿尋找最終的臨時歸宿
我望著雪，凌晨一點我從夢中醒來卻還在夢裡

星期四

窗外飄著細雪，我在書房裡
坐著，看靜靜的頓河
喝玉米鬚鬚茶，想起埃茲拉龐德和捷爾任斯基
普通的一天，沒有主義
或學說，除了親人朋友我早已不屬於任何人
此刻任何人也不屬於我
從前所做的一切微不足道我都已忘記
新的一天也沒有什麼追求
六十歲之後才發現，今天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有時候

當我度過了花甲之年
才發現，我多麼想與五十年前的我一起
並排躺在荒原上
看星空，一幅懸掛的織錦
我本是大自然之子
我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兒子
我們一起注視著我很久不曾注視的事物
消失的以及從未消失的
此刻完整地對我呈現，星星又多又明亮又美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向明

有的

有的熱情如火
有的冷若冰霜
有的言不由衷
有的舌燦蓮花
有的裝聾作啞
有的胡言亂語
有的目空一切
有的大吼大叫
有的輕聲細語
有的呆若木雞
有的活若游龍
有如街頭混混
有若當朝宰相
有還無有別類
族繁不及細備

■遠方

一隻鷹

雨後
一隻鷹
老在一個角落
靠西邊的一個角落
盤旋呀盤旋
一上午 一中午 一下午……
我大膽作出判斷——
它老年癡呆了
想起八輩子前早已忘記了的
卻偏偏忘記了剛剛應允的
忘了來路
忘了出口
一心一意獨自盤旋
獨自憧憬
獨自因為所以

■雨田

花的私語

我從黑暗中醒來 看見櫻花 海棠和杜鵑
在時間的制高點上 構成了花的世界
也許我的前世
就與它們有著一種難以捨棄的關係 我知道它們
開花 結果 然後凋零 來年時長出新芽
它們真的用謙卑的氣息昭示著一切 它們的生命
像春天的火焰 照亮了我陰暗多時的靈魂

誰在春天更具有誘惑 誰又在用尊嚴開始懷念
那份破土而出的痛與疼 也許是這樣 當烏鴉
與鴿子的翅膀降低了天空時 自由難以言說

尖銳的春天花朵綻放 誰的骨頭成為時代的風景
彷彿一條深沉的河流正穿過我的身體 我一次次
將自己控制住 不去責怪殘酷的現實 苦難
本來就是我一筆財富 就像花的命運
必須經過
寒冷的冬天 它們的姿態才有自己獨特的風骨
世界上愛的力量和生命的存在 都與人的
信仰有關

此刻 我的心靈沒有陰影 與春天同步 又獨自在
桃花叢中低語 其實光明並非是用肉眼看見
春風掠過晴朗的天空 作為詩人的我為什麼
要沉默呢

是的 在這樣花開的季節裡 我如此喜悅地
充滿聖靈
有些記憶的確不能忘懷 但是壞日子已經過去
讓我再構想一個立體的春天吧 就此嚮往愛
的力量
並承受無盡的相思 或許我該敞開心扉 讓春天
住進來 讓春天裡所有的花朵從深重的黑暗
步入光明 別讓我堅硬的內心被切割成殘破
的碎片

2025 年寄自南京

■許承雲

無明天火

一座千年寺廟的藏經閣
遭遇天火
火勢凶猛，起於無明
經書還在，以灰燼的形式保留
那些字跡經火後更為明顯
閃閃發光

救火的和尚臉上沾滿了經文
如古代流囚黥面
他們何時犯罪，何時藏身此寺

一陣大風突起
將經書吹往山下
梵聲響徹雲霄

那些經文紛紛落向平民頭頂
東之高閣的經書
千年之後又回到了人間

花冠

不要，不要向那
虛飾的花冠輕易低頭

加冕者或許別有用心
先將你誘上高台
捧得你心花怒放
在你躬身俯首之際
卻換上了一副鐵製的鎖鏈
戴於你的頸上

2025 年寄自成都

■張莖

人生下半場

清晨，咖啡杯底的殘渣
映著舊書頁的泛黃
記憶的霉味在時光中迴盪
未竟的路途，青苔卻已深深蔓延
梳齒輕撫白髮訴說歲月

鐘擺來回不斷的承諾
竟被盪成長長的嘆息
又隨傍晚的風聲而去
夢的羽翼漸漸斑駁
盥洗時，父親的容顏
悄然浮現在鏡中

書架上那一半未讀完的書籍
一直塵封著歲月
天氣預報的晴時多雲
在日記裡 正下著陰冷的細雨
早已歇業的唱片行
從舊海報裡幽然傳出的歌聲

2 / 3

恍若隔世
抽屜一角的年輕照片沉睡著
夢想是未曾綻放的煙花
猶如牙醫的鑽頭
鑿開不和諧的音調

夜幕低到不能再低了
星辰就被薄霧整個吞噬
孫兒稚語，輕問月亮有多重
我頓時聽見椅子吱呀聲
好似承載年歲的重量
一堆陳舊信箋被網路的風吹散
人生鹹澀如同淚滴
而時光機只駛向未來
反覆咀嚼黑白電影的經典情節
記憶的色彩漸漸褪去

■殷剛

無名高地

在垃圾時間裡對峙
生與死，面目全非的四季
困住了囚徒

壓抑的抽泣
間或有夜宴的歡聲笑語
沁滿鮮血的土地也有觥籌交錯

世界得了偏癱
有光的那一半死了
冰川般的寂寥

掩體裡的人還在掙扎
狙擊手和蛆蟲
開始本能的蠕動

此起彼伏的槍炮聲
正在用廢墟混合死難者的血肉
堆砌龐大的無名高地

新鮮的墓碑
閃著年輕的輝光
在月光下發出太陽的金色

無名高地懸浮在眾多的十字之上
在難以到達的幽深處
許多雙眼睛正在慢慢睜開

2025 年 5 月 1 日，上海

街燈最終是夜色中孤獨的眼睛
守著這無盡的虛度時光
人生下半場
真的靜默如幻夢
緩緩流淌

8/26/2025，Tracy, CA

■陳聯松

當

當骨骼是金屬的
當意識流是數據的
當愛情不再是盲目的
當嬰兒是實驗室培養的
當所有的疾病都是可控的
當死亡不再帶懲罰和詛咒的
當人型機器人兌現獅身人面的
當旅行者號回望火星不再火星的

神啊

我的雙膝如何進入你的殿
我空空的手拿什麼敬拜你
我的唇舌以什麼樣的頌辭獻給你
我的額頭以什麼樣的印記仰望你
我的眼淚以什麼樣的理由尋求你的安慰
且不論我源遠流長的罪身何以潔白如雪

體重

體重總在 3-4 磅之間波動，多出的幾磅
應該不是我的骨肉、無刮骨割肉之痛
也非血氣、無氣虧血虛之疲乏
體重最輕之時是太陽初生的清晨
是夢醒時分、是赤身裸體、是牽掛了無
是幾尺之身尚未涉足人間煙火

原來那些往返的斤兩
不過是一些沒有及時排掉的廢物
一睜眼就跑得四零八落的城南舊夢
維持體重純淨其實很簡單
比如不自作、不汲取、不存儲無緣之物
自在、輕鬆、透明
像風、像雲、像陽光
視萬千變局如虛驚一場

10/9/2024-5/7/2025

■王性初

我的詩是一個個 流浪漢

提起寫詩這玩藝兒塗鴉很隨意，
每天散落在大而美的各地。
從沒好好地說話，好好地寫詩，
把語言褻瀆得被判死刑緩期。

打自流浪漢成了我的知心朋友，
我的詩就成了一個個流浪漢。
居無定所渾身有了自由的元素，
天南地北到處遺留詩路蹣跚。

夜晚仰望星空挑剔臥睡的寸土，
鋪排硬梆梆的鼾聲潛入夢鄉；
遊民的詩句浪跡天涯海角，
那一字字呻吟吐出生命的憂傷。

白天惺忪醒來與大富豪無緣，
掏出乞討的詩囊換取廉價憐憫；
睥睨的視線射出鄙夷的激光，
詩意中淺薄了西方的文明。

我的詩終身與逍遙的流浪為伍，
戳穿奢華的危險是糞土是烏金；
在垃圾場裡篩撿詩骨的破爛，
存世感同身受有顆共鳴的心。

三唱破褲頌

一頌破褲非真破
人工破壞假做作
吸引眼球自嗨樂

二頌破褲趕時髦
富人假裝窮光蛋
世界流行破騷包

三頌破褲氣流暢
新鮮體味甜又香
時時滋潤襠中央

■蘇忠

北太平洋垃圾在建國

這裡只生產訃告
窒息所有鰓的張合
在北太平洋上，已聚攏
160萬平方公里的垃圾
有四個日本在洋流中蒸騰
瓶蓋、漁網與黯淡的商標
水母的塑膠子宮
殘骸正分泌時間的形狀
藍色的癌症，蠕變的遺產
仍在分泌它的疆域
絞殺每一聲鯨歌的波長
白雲之上，天命之下
衛星俯視著新大陸的胎動
——它們在獨立建國中
渦旋的登基大典
加冕於，所有鰓的墳場

烏克蘭十四行

烏克蘭的千瘡百孔
在鐘錶裏有腳，千山萬水
遊走於十字架的左支右絀
四季的迴圈生鏽

比如深淵，當你凝視
它的眼神有無人機的漠然
一張無聲無息的歷史底片
途經教堂的廢墟

短視頻裏的殘垣斷壁與野花朵朵
是瞳孔的荒原漫遊
那麼多青春的填埋還不夠

無線電波，聽見了來路不明的抽泣
那千瘡百孔的混合音
大風中，陽光還在層層覆沒

■張潔

繼 續

語言下垂
天使賞賜給你
空氣流、豎琴、淚水繼續
殺人、被殺、與自己為敵
繼續看抗戰電視劇，繼續小集團
繼續雨後逢生，言情或
企圖讀懂天邊的海
耐心等待高速路抵達
語言滾滑的沙池中
帆船遠航 16，17，15 繼續

接受自己，尖尖發財的，零碎芳香的
高挑，低伏，斜刺，彎曲
蓬鬆或密不透風繼續譜出
荒野村莊俱樂部
烈焰噴泉公園，週末繼續
流水，分辨敵友，京劇還是
有關種族歧視的紀錄片，大部份生活
繼續鐵血，職業競賽
拍攝於修長的走廊，鐵柵
監禁的獄友。忘記
美國台灣中國孫中山
忘記日本印尼柬埔寨。忘記武漢
在香港，他們繼續

從左邊傳來紅氣球，你跨步上前
過人，看一眼，進入九月已有幾天
揮汗帶球，拍球
左手，繼續拍拍拍
右手，右手在哪裡？ 20/21 繼續
過人。過人
雨傘下的黑天使
過人，起跳如騰烏雲
擊中。找他。找不到她。擊中
靶心。一圈又一圈，澳洲加州
山火，繼續燃燒。一圈又一圈

2025年寄自新西蘭

■張耳

你心裡的歌過季了

決心之後

革命繼續落下地平線，沒有邊兒
一張照片也沒有。許多樹黃昏時分
模糊搖擺，曲線晃動

許多人由此被拖進

學習班，或鼓勵

旅行世界。心累了，腳累了
快掉了，快到了

那個大字舞蹈

肯定還在街上反復彩排

卻聽不見地球和太陽競走的

勞作號子。要不讓顏色飛回

空空的靶心吧，由你選擇

紅的，藍的，綠的？

這麼說來

靈魂和希望所需

甚少。這裡我們能夠挽救的

唯有這杯水，還有水面

永不下沉的桃木。避邪。

決心之後把槍還給老張

的媳婦。白水茫茫，煮海的時候

宜於唱新歌。烈火熊熊，你

扇著扇著，揮霍生命，臉

不小心也落進海裡，哭著嚷著

要媳婦。多好的媳婦也都

累翻了——

三十年背上一打嬰兒，像忍冬藤

入夜後扭曲著不出聲地盛開。敵人的敵人

都出生了，我們還在同一個夢想

裡面沉睡，等待天使

或者龍女把我們拉入

一個由死神註冊的學習小組。

決心無論自盡，還是意外還是

疾病還是戰爭，雖然沒有壽終

■潘莉

圖書館地下室居民

讀書吧

書可以陪伴你一輩子

比你手牽的狗忠誠

比你腳上的鞋子耐用

書裡有懂你的靈魂伴侶

有屬於你的時空

你可以走遍天下，連接大自然

如此的奢侈，可價格

只有同樣尺寸LV包的千分之五

一條Old Navy黑色星期五的牛仔褲

兩份麥當勞的Big Mac

十分鐘就做好

我的書寫了三年

一袋Costco鹹味混合堅果

堆滿日用品、食物和零食的推車裡

沒有書的位置

她的位置在圖書館

我的書是圖書館地下室居民

是永久還是暫時

卻在不知情時芳馨如忍冬藤上

金花和銀花

端正地並排躺好

在你黑白色素描裡復生。

■琉璃

明加瓜蘇

——在紅土生活的城市

家門口階梯，紅土薄薄一層
窗外的陽台，一層薄薄紅土

爸比開車回來

輪胎黏一圈紅土

白車穿了一身紅土洋裝

媽咪的前院，紅土裡種了南瓜

長出好大一顆

我都抱不動

我跑出去玩

紅土抱住我的鞋底

跟我一起回家

哥哥的足球

常常帶勝利的紅土回家

牽著媽媽的手

上街買西瓜

我們手拉手，一起走在

紅土人行道

爸比說，等我長大了

紅土都會變成漂亮的大馬路

紅土不會再黏著我的鞋底

我長大，回到紅土的家

門口階梯上，有一層薄薄的

紅土……

2025年寄自新竹

■ 嚴 力

石 頭

在我人生的主路上
有些年突然見到
石頭有了一身的苔蘚
這必定是出於橫空而來的
大量濕氣

專研了此地區多年來的
自然與社會形態
我發現那是出於
一路的電線杆上
安置了很多的高音喇叭
它們的口水
比日常的降雨量多了無數倍
於是被洗腦的
就輪到了一路上的石頭

冤 枉

人們都反對戰爭
戰爭很冤枉
它說如果沒有人類貪婪權勢的
基因膨脹
哪會有戰爭的持續存在

士兵很冤枉
雙方被逼到牆角
只剩下你死我活
或者投降後不一定能活下來的
結局

軍火很冤枉
如果不是高科技的推波助瀾
很多礦石依然在土壤下靜靜地
享受大自然的安寧

說到底
被冤枉的一切
都難以平反自己

■ 輕 鳴

野 草

懸掛微光映照的殘露
任性混雜鬱鬱
點
滴
失
落
生死的奇點萌發，光合天外的節律
青翠無韻大音，瀰漫太空 míng xiǎng
白羊金牛爭先，猛犸饕餮搏鬥
衝破
數字時空
化入
平行宇宙
情 shāng
Shāng 情？

Míng xiǎng：冥想，鳴響
Shāng：熵，商，傷，殤。

雲之上

獨行的那股 yùn 氣
大醉，狂吞醇厚的寒意
為水結冰，相變

墮
落
摔得
米 分
石 卒

一群仙女
忙於抽絲編織
為新寡
幽居的娘娘
趕製婚紗

被天蠍窮追猛蜚的處女

■ 洛 木

無題·東岸夜行

一紙政令，如晚唐的敕牒
壓碎三更的梆子聲
那頁洇紅的批語，沉在硯台
像未磨完的骨屑

牆在蔓生，以護欄的鋼刺
以密寫的符咒
它不舉旗，不落閘
只將"非法"二字，鍛成銀針
刺入每道胎記的經緯

裙裾的褶皺裡還纏著蛋民的繩結
那些被剪斷的南洋水紋布
正以斷根的紋理反詰
海關鐘樓下，每根脫線的纖維
都站成不肯沉沒的桅杆

他們踩著八卦陣的殘圖
把界碑走成虛步的椿
而江湖正以商人的筆跡
在續寫新的幫規
每道目光都是未出鞘的劍
把悲憫寫成驗屍格目裡
那行被朱筆圈破的方言

面對 suì 鏡
縫補
Sī 斷 的
愁
腸

嚎啕吶喊呼嘯
詠 嘆 調

Yùn：暈，運，韻，愠，孕，蘊。
Sui：歲，碎，邃。
Sī：撕，思，絲，私。

■ 李斐

林則徐和芬太尼

甲篇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林則徐

林則徐可能未到過美國
更沒有在紐約偷渡工作
只站在唐人街廣場角落
高矗俯瞰北美各地城廓
雙手背負威嚴雙目遠眺
法眼睥睨人間風塵悲歡
從東岸到西岸都市繁華
聳立半空高樓在說豐年
穿越寬茂平原牛群晚歸
跨步洛磯山嶽河流峽谷
多少西岸都市帶著病容
無數病患倚著街頭牆角
襤褸衣衫半臥有男有女
爛布覆蓋好像垃圾一堆
異味撲鼻行人快步路過
無意識狀態似是活死人
直至呼吸抑制真正死去
欽差大人目睹此情此境
能不觸動百多年往事
橫床直竹同胞身如枯枝
士大夫和軍人同樣沉醉
漢民族身心精神皆萎靡
工作能力失去多淪盜匪
貪官橫行在朝在野污吏
國之將亡倫理道德已非
整個時代管控被芙蓉膏
怎樣也想不到撩起官帽
欽差大人搔頭隔代情景
每年數萬人死亡在這裡
這厲害毒藥叫做芬太尼
竟是來自他生養的土地
國家力量出口製作原料
輾轉他方偷運毒品行銷

間接手法攻擊對立國家
賺錢以外手段毒辣卑鄙
製造各種成品有像糖果
學校附近販賣更見效果
利用毒品來做殺人武器
欽差大人靜觀思往照今
如此情景能不神傷心碎
生平為人毒物仇敵相對
林先生向天捶胸長呼嘆
人間為何愈來愈多仇恨
請大人慢步休息回廣場
若能有良方解決好商量

2025 年 7 月紐約

註：在紐約唐人街且林士果廣場
(Chatham Square China Town) 有中
英文刻字：世界禁毒先驅 Lin Ze Xu
(1785-1850) 林則徐 Pioneer in The
War Against Drugs

乙篇

今天他帶著花枝一束
在炎熱稍退八月底一天
來到林大人銅像下
結手印合掌胸前
向偉大失敗者致敬
白鴿群在立像下覓食嬉戲
四週的汽車和人群噪音
掩蓋了唐人街的鄉音
頭頂的百會提氣導引
半閉雙目冥想他進入
濃郁似香非香的燒焦
滑進迎香嗅覺
朦朧中彷彿虎門燒煙
鴉片和石灰混合的氣味
升起他對清軍和英兵
大刀長矛對輪船鋼砲
不對等戰爭在(南京條約)結束
九龍半島新界地區出租
漁港香港就此發展
揚名世界金融城市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tchanw@gmail.com

感謝 于 中 \$200
李 斐 \$100 支持

一座與國際文明接軌的名城
他喝一口水氣貫中脈
從那年偷渡回想
皆因(鴉片戰爭)香港的割讓
今天特別來紀念林大人銅像
他和朋友兼父輩當代眾生
在逃亡潮中獲得生命的重生
逃避不停政治運動的迫害
做奴工上山下鄉的勞役
看著難友大海沉屍槍下亡魂
懸崖粉身碎骨獄中酷刑死去
熱血流盡壯志仍是滿懷
千萬生命拋棄在自由路上
若沒有香港這座避難所
他和群眾都已是一堆黃土
(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上)
唸著上面姓名難不悲傷
如今在美利堅掉首回望
享受和皮膚親熱的陽光
做人幸福權利今日才嚐到
無限感恩之情向山姆叔叔
可恨哪方人間地獄仍高築
可喜香江過客眾生皆離苦
拜謝林大人舊日種下的因
今天有幸咬嚼歷史的酸果

註：8 月 30 日林則徐生辰紀念日。
2025 年 8/30 日脫稿

■冬夢

無聲十五行

春末最後開盡的
玫瑰
似淡猶紅

輕觸
驟覺
滿掌輕寒

葉落
花涼
傷感的正是黃昏

一束心事插在歲月的瓶子
盛的是淚
倒的是水

或者什麼都不是
除了詩除了我
還有你

陽台這盤花我需要修剪

你對我說
你活在這裡
青春無奈如此短暫

不再尋覓季節的繁華麼？
我無語
別讓自己虛耗了歲月

梳 洗

何不將苦難的歲月連同鬚根剃掉
徹底忘記或者讓它
死去

潔白無瑕的記憶如能重組
一啖清涼的水絕對可以讓它
活來

■于中

偶 拾

那一隻蚊子
鼓舞地飛落掌上後

我興奮叫好
拍手

8/2/2025 寫於休士頓

保鮮如昔

一種愛的方式展示
你們
陪著妻和我
喜怒哀樂的三十五年

我深信我肯定
記憶如果再返回去
以後的三十五年
我對妻的愛依然保鮮如昔

後記：四個喜怒哀樂的小女娃，
是當年戀愛期間我送給妻的禮物，
婚後的三十五年，我們一直珍藏在
玻璃櫃子內。

夢是你的小情人

將要入睡的時候
你問
夢中是甜蜜還是苦澀？

夢是你的小情人
夜裡
它會偷偷跟你相會

當你醒來發現
歲月只會留痕
我的詩不會留白

■王崢

事 蟬

熱帶本是沒有蟬聲的
如果一年都是夏日的刺激
那麼片刻的高亢也就沒有了意義
但亞熱帶的人們來了
他們在悶熱中產生了幻想
將汽車的鳴笛當做了故鄉的訊號
從遠至近，一年四季
於是他們想像出了蟬的模樣
然後依次是樹枝、林圃、花園
一整個獅城，都在想像有蟬的世界
飛機在樹梢歇翅逗留
政客們用吉他模仿寒蟬
甚至用樟宜的所有花卉供奉
只為聽到一聲脆響：金蟬脫殼
世界開始顫動，時間凝固成軀殼
意義因此變得堅硬
但從那以後，人們再也聽不到
任何故鄉的蟬聲

五月花

他們說
女兒國的城牆高聳
不僅隔絕男人，也隔絕光
戰歌三首，兩位執政官
都不是羅馬的孩子
買今天的陽光普照
再買明天的天昏地暗
惟有船不渡有緣人
只渡能不打濕頭髮的鬼
昨晚有誰在國王密室
放了一把大火取暖？
有誰在空中花園裏瘋癲
鑰匙屬於尼羅河
可是氾濫啊氾濫
你我都將被遺忘
氾濫的不只是洪水

2025 年寄自新加坡

■煙村

出類拔萃的人

燈紅酒綠裡，公僕賢達明星巨富走紅
一般市民，活躍在坐地一方市井氛圍裡，
世襲而正統
而我們，改頭換面的鄉土草色，漂泊寄離
的吉普賽人該如何界定
拋卻自我觀照及官樣文章做派
聽聽一位老人一針見血的議論
這位準市民，天天路過工地邊大馬路
接送小學一年級的小孫子
那一天，他指著腳手架上碌勞奔忙揮汗
如雨的我們
對孫子現身說法，少小不努力，不好好學習
長大了就同他們一樣 賣苦力
幾位工友聽到後，在工地一傳十，十傳百
宣揚開
大家都說老人說得好。作為被指認的典型
我們好歹也是，出類拔萃的人

舊 傷

右手無名指第二關節下延生命線的一條舊疤
痛早忘了。只記得惠民醫院
美女醫師給縫了三十七針
她穿針引線間隙，留給我的笑
用盡了俏臉十二分水粉。我遂在十月份
冷下來的陝北小鎮，忙著去追趕故土寨壕邊
盛開的桃花。待桃花耗盡了二十春
我不再遠行。很多個雨天
舊疤痕留給我，一種不舊的違和感
讓我試著尋找，店頭四組地下坑道
拉著千斤鐵斗煤車，踩著泥濘
行走的另一個我。更多時候
騎自行車上街，架子車拉著糧食
或肥料種子往返田間。它在被車把
摩挲中產生了異樣。穿行拖拉機
汽車的空檔，好像總是提醒
喂，老伙計，靠右行

■喬成

五 月

五月是一個最沒有意志的月份
它可能下雨，也可能不會
它可能出太陽，也可能不會
它可能變得火熱，但也可能不會

不論如何
我還是喜歡五月
說真的，我性格軟弱
像五月，總拿不定主意

我可能永遠不知道為什麼
我對五月有那麼特殊的好感
可能只能怪五月
也可能只能怪我自己

遲 暮

她，好一朵大紅玫瑰
盛開後，開始
進入倒檔，回收
她的花瓣——幾乎機械性的
幾乎聽得見時鐘——依造那
黃金比例的死亡螺旋
內捲

回憶
那妙縵的日子，她胭紅
的笑臉帶羞迎人
那夢幻般的花樣年華，她沈醉
在自己的香露中，卻讓
秋燕來了又去

如今重重落幕
遠離外界干擾——
雲的造勢，風的鼓動，
拒絕全部訪客——

■胡珈誠

三 角

船帆
雨傘
西瓜片

有時，它穿著條紋
倒在路中間

有時，它被用來解釋
神的由來

有時，它是陵墓的形狀
或是塔尖

三角，它連接
三角，它堆砌
三角，它警告

但最終它
被回收
被夷為平地

2025 年寄自亞利桑那

蝶的甜言，蜂的密語

拋紅塵，棄濃妝
把層層婚紗折折疊疊
緊緊密密的抱著她一生的秘密
和遺憾，在她那空虛，內捲
到令人窒息
的心中

■世賓

駛向她的巨輪

在她那裡被視作純粹的存在
偶像般高高供奉
該是怎樣的恐懼？

他必將被不斷抽象
所有不屬於他的
附著在他身上的
都會被不斷扭曲、抽離
直到徹底改變形象
在她那裡消失

他的形體、氣味和澎湃的血液
都被視作可疑之物，都必須
在通向她的道路上卸載
或改頭換臉，成為自己
不認識的陌生人

駛向她的巨輪，冒著黑煙
在她碧波萬頃的海面
將越來越小——他在那裡升華
也在那裡遺失

構 成

一朵花，無人時
也兀自盛開

麻雀在電線上嘰嘰喳喳
推開窗，卻發現空無一物

內心的憂鬱，日子會因此
暗下來，卻也阻止不了
愛戀者在深夜裡發出笑聲

一個人，輕如鴻毛
在這莽莽的群山間
卻是群山最重要的一部份

2025 年寄自廣州

■歐陽新獻

空 城

山被雲摟著，雲被天摟著
大地被雨摟著，我被你摟著

眼睛忽然暗下來，白霧漫過睫毛
我成了空殼，盛著半溫的心跳

說不出話，語言早被繩結勒出紅痕
不敢呼吸，思念在喉間凝成冰棱

沒有你的音訊，歲月被思念啃成殘碑
一座空城，始終等不到你遞來的晨光

末 日

只是一隻鳥
不知哪一秒開始，末日
就會匆匆忙忙撞進眼簾

也只能是一隻鳥
不知從何時起，末日
就會沉默的像塊石頭堵在喉間

不過是一隻鳥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不知夢裡客是誰，心版已凍成冰原

一直是一隻鳥
歇斯底里的呼喊，被當作民謠傳唱
憤怒與詛咒，被譜成歡快樂章
連末日與死亡，都成了合唱的詩篇

總歸是一隻鳥
末日的孤獨，只能仰望蒼天
無力，再愛這片原野和山林
陰影漫過眉骨，陽光落盡山巒

2025 年寄自河南

■蔡克霖

成都夜雨

你總是借我喜愛的秋雨
來迎接我的來到
若不是友人撐起雨傘
我寧願雨中站成枯萎的花
我備好我的財富給你
而你的星之光早被打濕
我將設計的圖遞給你
而你的街巷經灌滿雨水

我總是在惦記杜甫的草堂
秋風秋雨裡是什麼模樣
多麼想拉開秋雨之簾
瞧瞧休閒之都夜的景象
追憶藍藍如詩的日子
那真該是百年之前的事了

Chengdu Night Rain

蔡宏榮 譯

You always welcome me
with the autumn rain I love.
If it weren't for my friends holding umbrellas,
I would rather stand in the rain like a with-
ered flower.
I prepare my wealth for you,
But your starlight has long been dampened.
I hand you the map of my design, But your
streets are already flooded with rainwater.

I always think of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n the autumn wind
and rain?
How I want to draw back the curtain of
autumn rain,
To see the night scene of the leisure capital.
Reminiscing about the blue and poetic days.
That must have been a hundred years ago.

■非馬

青海湖之歌

他本來說好
要為她唱一首
熱情澎湃的歌的——
唱她藍藍的天
唱她藍藍的水
唱她白白的雲
唱她綠綠的地
唱她黃黃的花
唱她熱烘烘的陽光
唱她載歌載舞的兒女

卻一句都沒唱出來

藍藍的天
藍藍的水
白白的雲
綠綠的地
黃黃的花
在一座高高矗立的詩人塑像
食言失信的陰影籠蓋下——
藍不藍
白不白
綠不綠
黃不黃
陽光失去了亮度
歡舞的手停滯在半空中

離開青海湖的那個傍晚
他忍不住扭頭想再看她一眼
她卻把臉別了過去
說
等陰影消失詩意重現
我們再好好相見吧

這是他那年夏天從海外千里迢迢跑去青海湖參加一個“國際詩歌節”，撈了一肚子鳥氣回來，有感而作。後來想想，為了個別詩人的鳥事，寫這種非詩非歌的玩意兒，未免褻瀆詩神。

他本來不想去參加這個“詩歌節”的。剛風塵僕僕從俄羅斯旅遊回來，而且幾年前才去過青海湖。是一位沒見過面的文友想趁這個機會見見他，向主辦單位推薦並發出了邀請。這位文友說主辦者同意所有的旅費實報實銷，極力慫恿他前往參加。當然讓他最終下定決心去參加的，是因為他知道主辦者是一位他素所敬重的詩人，何況還可見到許多久未見面的詩友。旅遊旺季的機票，比平時貴了一倍以上。為了審慎，在訂票前他又打了個電話給那位文友，要他同主辦單位再確證一下。得到的答覆是：儘管放心來吧，主辦者保證實報實銷絕無問題！

但絕無問題的事結果還是有了問題。那位文友在會上尷尬不安地告訴他說，由於經費有限，主辦單位決定所有海外參加者都只能得到同國內的人一般的補助，希望能得到他的諒解。本來他也知道國內舉辦這類國際會議的不易，但一再保證的事居然臨時變了卦，不免讓他感到錯愕不解。連詩人都這樣不守承諾，如何取信於國際社會？再生花妙筆，恐怕也難為青海湖增輝添色吧？更讓他感到憤慨悲哀的是，他後來發現，所有的外國詩人包括他們的眷屬都可實報實銷，除了會說華語的華裔——儘管這些華裔可能也屬外國籍，在國外的聲望地位並不比別的外國詩人低，而且他們能用華語同國內的詩人們交流溝通。這未免太欺負人了！他大聲地告訴那位文友。多年來辛辛苦苦努力爭取，終於可同美國人平起平坐（相信在其它國家的華裔亦如是），沒想到在自己的祖國，卻受到這樣的不平等待遇！為什麼？為什麼？

這些疑問終於在北京機場找到了答案。在辦理美國回程的登機手續時，櫃台的服務員說暫時沒空位，要他在旁稍候。還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他卻眼睜睜看著兩個說英語的外國人順利地辦好了登機手續並劃好了座位。那個服務員這時大概也覺得不好意思，便對滿臉狐疑的他說，好了，可以劃位了。

他猛然記起幾年前在報刊上讀到的一篇文章，是新加坡一位華裔學者寫的。這位以在自己祖國說華語為榮的學者在中國旅行時受盡了類似他在北京機場所受的氣，發誓以後寧可做個假洋鬼子，也絕不在中國說中國話了。

■饒蕃

詩人非馬

——賀恩師非馬老師九十大壽

非馬並非非馬
馬是他的祖傳姓氏
騰躍的馬蹄卻被羈絆
在千里之外的島嶼
他化作醉漢
走向母親
“左一腳十年
右一腳十年”

他活成了詩
推開秋窗，打開鳥籠的門
把自由還給鳥籠
還給思維的鋼鐵壁壘
於是駿馬騰雲駕霧
草原敞開胸懷
天空開啟新的航線
一道閃電，非馬飛馳而來

Poet William Marr

William Marr is not just William Marr.
“Marr” means horse—
the name inherited from his heritage.
But his horse's hooves were once bound,
on an island a thousand miles away.

He became a Drunken Man,
walking toward his mother.
“One step with his left foot spanned ten years;
one step with his right, another ten.”

He lives to become poetry—
opening the Autumn Window,
and the door of the Birdcage,
returning freedom
to the birdcage
and the steel walls of the mind.

Thus, the horse was released to the universe.
The prairie unrolled its vast grassland,
and the sky unveiled new routes.
William Marr arrived—
like lightning.

■馮晏

繞開八小時

是概念給行走畫一條直線
而你在直線的兩旁反覆墜落、爬起
反射出紅月亮的眼睛
讓夜分不清是你，或一隻狼
是鐵讓觸摸感發燙直到手鬆弛下來
繞開八小時，身體像一件衣服
被掛在深夜，牆上靜物還提著生活
夢在凌晨的入口不停搬運
失去支撐是骨頭的滋味而非感覺

整 理

時間從窗口撕下日落橘紅的紗
秒針爬行進入黃昏便舒緩下來
雲也鬆弛，風啟動身後的月
新與舊，衣櫃內一些織物
在暗中比對，羊絨，棉質，纖維
親近過皮膚的草場、桑葉和蠶
熱風散盡一頂黑草帽，絲綢長衫
垂感年代的老款式捨不得扔

移動的情緒

一個餐碟落地，打碎的宏大敘事
並非語言，它只是情緒
桌面被揉碎的麵包屑，小顆粒
像詞語進入自我，指尖發燙
我在釋放沙丘。一陣風吹開了窗
麥田攢動嘶啞的聲線。曾被
一場洪水貫穿的這個小鎮，今夜
燈火湮滅於寂靜，我再次下樓
去反鎖一遍民宿脆弱的入戶門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水央

孤 暮

這位矮胖的
白髮老人
總坐在港口旁椅子上
望著海水發呆
若有人經過
他渾濁的目光便急切追隨
喃喃自語或試圖攀談
有些人聽不清
他乾脆就拉下來坐旁邊
指著對面的大房子
說那是他家
獨自住多年了
老伴早去世
女兒在外州
……
他反反覆覆
說著一些
同樣的事
神情呆滯
像一口
已上不動發條
指針卻依然在
某點不受控制
跳動的
老鐘

能睡好覺絕對是 人生一大幸

好不容易
接近了
一個響雷
就炸飛了
正要孕結的
夢

2025 年寄自桃花島

■伊藤雪彥

撐到晚上

今夜，我不睡，也不醒，
我只是坐著，讓椅子忘了我是誰。
妳大概在夢裡拉著被角，
像從前一樣摸著我頭頂，
說：“孩子，熬夜傷身體。”
妳還活著。這最折磨人。
因為我不能愛妳愛得太用力，
不能說“外婆，別老”
聽到進出加護病房的消息不能哭，
不能讓妳看見我成年的方式
是坐在電腦前，像廢鐵，
敲出一堆
妳看不懂的字。
妳教我怎麼說“感謝”
卻沒教我怎麼說“我怕妳不在了。”
那句“我不會那麼快走”
比所有謊言都溫柔，也都傷人。
過去妳上班也載著小小的我——
不，是妳開車去載別人賺錢，
我坐在副駕，鞋子還沾著美勞課的膠水。
妳說油表快沒了，
但我們可以撐到晚上，
妳說撐，是一種知道不能倒的毅力。
想妳，
不該是詩的素材，
應該是夜市的奶油餅，是藥盒裡那顆
忘吃的藥，
是老宅的針線盒裡，那枚妳說找不到的
扣子。
時間走了，
我沒有。
我還坐著，像張等待被妳蓋回來的毯子，
微微顫動，
在一間無神的房間裡。

■達文

致 敬

在新年裡我說
老師好

“呵呵你顯然
不是個老木頭……”

似曾相識的陌生
不需要三人行
我難以抑制地想像著
一隻老虎生成的可能性

無 悔

也許
這輩子
一直在迷途
辜負了四面風景

我疊起的金字塔
壓住鐘聲
也把你無血的臉
困進萬家燈火

重 逢

你望著封閉多年的航道
用盡了整個三月
想像著數綿羊

雨雲停留在高牆背後
你確實運氣很好
居然虛擬過一段迴旋曲

■冰花

恩師非馬

——賀非馬老師 90 華誕

似千里馬
跑贏 90 年人生

如飛鳥
勇敢飛出《鳥籠》

“左一腳十年
右一腳十年”
如《醉漢》
走過第九個十年
邁向第十個十年

“短詩大王”
人生百年
詩千首

核工博士寫詩
寫得筆名比原名重
搭《橋》度無數眾生
有詩為證

2025 年 9 月 3 日
是非馬的 90 華誕
大徒弟冰花
祝恩師福壽康寧
詩意棲居

早上《醒來》
看《秋窗》外碩果累累
下午喝杯《功夫茶》
晚上打開《電視》看世界
再繼續《未完成的雕像》

2025 年 8 月 12 日

■剛子

您是我師父 不是師傅

——寫在師父非馬九十華誕之際

若孤寂漫過堤岸，孤獨撞碎成星子
捧起您寫的那本泛黃詩集
像老牛反芻，細嚼先生的句子
靈魂試著抻長，在文字裡找到趣致

風拂過衣襟時，又去小院赴約
揣著那冊溫熱的惦念
讀醉漢踉蹌的步伐，讀鳥籠裡的故事
月光墜落葉隙，石階就鋪滿碎銀
我是笨拙的詩人，端起粗瓷茶盞
敬您鬢角的霜，敬您筆尖的暖

聊聊雲朵如何釀雨，蟬鳴怎樣結繭
聽您說文字是林間的鹿
要怎樣輕手輕腳，才能攏住它們的蹄尖
我在九月，鄭重地又喊一聲“師父”
不是流水線上的稱謂，是拆解開的
“師”字裡的情，“父”字裡的愛

看您笑了，說螢火蟲提著燈籠
微光，就會照進每一個
需要亮的夜

2025 年 8 月 15 日南昌

■宋遯

搬家

撤退時，桑瓦耶喜還走在忿怒蓮師和阿企佛母的後面

這一次她負責掩護一切

一幅格薩爾王的畫像依舊在這裡蒞臨

儘管七天前那幅從德青熱貝多傑仁波切那邊帶回來的格薩爾王畫像已經在新屋子守護財神寶瓶和空行寶瓶要負責照顧兩邊的事情妳始終望向我的眼睛將舊房子和新房子的伏藏線像雨水和彩虹那樣編織在一起

昨夜再一次接受北方伏藏的九面十八臂和黑財神灌頂

秘密如黃金的口傳像從身體裡出去的房子和進入身體的空行房子

（生日只是一次更秘密的搬家，

尤其是在妳把妳自己的本尊託付給我的時候）像妳之前經常做的那樣

我把纏繞好了的南卡，糖果，發出鳥鳴聲的寶瓶送給孩子們

再次見到她們的時候縱使在夢裡我也會認得出

這一天之前我送出兩件增進財運和事業運的衣服，橙色和白色的白色

送出去黑胡桃木的櫥櫃在抵達的時候壁虎和鳥兒們都知道了

為什麼妳從我這裡拿走唱片的時候不拿走海布勒的那套舒伯特

為什麼妳來的時候穿著吊帶黑裙

我從未見妳在此之前穿過

妳後背上的紋身很明顯的不是圖案或許就是一行空行文字

每個人都帶著她的使命和預兆感來看我

唯有妳始終望向我的眼神像 1959 年的那時一樣邊境線在兩座房子之間

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當下

在兩條河流形成的眺望之間

■李喜柱

指紋收藏

你留在藥盒上的指紋

正在窗台慢慢褪色

我每天用食指測量

那圈細密的年輪

比病歷本最後一頁的日期

更接近永恆

反向的臍帶

我剪斷的臍帶

原來一直連著你

如今它懸在屋檐下

接住所有墜落的雨

再釀成乳汁

一滴一滴

喂飽我餘生的乾渴

2025 年寄自大理

在妳的手和我的手之間，在兩把琴變成一把琴唱出的兩首歌之間
在妳始終望向我的眼神之間

在昨天的夢裡發生很多事

但在搬家前似乎沒有必要寫出

當今天睜開眼我還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在我的前世我就曾這樣期待過——

最後撤離這裡的是桑瓦耶喜秘密本尊

當四個月後她重新回來，縱使她沒有說我也知道

在此處世界的空行房子和彼處世界的本尊房子之間

全部的聯繫都是因為我還是詩人

全部這樣形成的聯繫都是因為是妳望向我的始終沒有變的眼神。

2025 年 7 月 28 日北京

■第一閑人

真不該想那麼多

一大早

在長廊中散步

病人們正在起床

看到那麼多

20、30、40 歲的病人

感覺我這 60 多的

真不該想那麼多

我想起了詩

電梯口

圍著一堆人

門剛開

電梯內人未出

就有人往裡硬擠

我喊一聲

先出後進

別不懂規矩

她推我一下

小聲說

後一句太直白了

這一刻我不是病人

凌晨三點多

隱隱約約的轟鳴聲

將夢中的我

拉到陽台

久雨後的圓月

照的天空雪亮

一架夜訓戰機

擦著圓月飛過

頓有

一股豪情從心底升起

2025 年寄自惠州

■應風雁

六月書

六月
不見蟬、蟲
鳥鳴

時間
繞成了漩渦
記憶、風與光
都停格了

像青草
野地裡搖擺
我
開始想你

把全部藏起來吧
彼此召喚
留下一片空白

大冠鷲、穹蒼與藍
雲 垂下仲夏的音符

歸 山

向日葵田盛開
野地的太陽
秋天多餘是熱情

爐火燒紅了雲山
冬日遠方歸途

梔子花枕上春風
飄的味道
牽著誰？

大雁塔
沉默敲響晚鐘
沒人聽見
雨聲一夜淒瀟

2025 年寄自新竹

■ Alkar. Sarsenbek

夜溪遐想

無風的夜晚，溪水低語，
桐葉楓樹幹彎折於緩流，
我靜坐其上，等待，等待——
麝香鼠的鼻息，烏龜的輕滑，
燕子的尾翼劃破暮色的帷幕。

陰影蔓延，像世紀末的沉默，
光被時間折疊，未曾歸還。
那雲的倒影，漂浮無根，
像一封無人啟閱的信，
沉落在水底，信封微微發光。

遠處，一片黑色的鰭，
剖開粉紅色的雲，旋即合攏。
水面已失去記憶，
彷彿神曾在此寫字，
寫畢，又抹去。

夜織起一張無眼的面具，
蓋住了等待的形體。
水波湧動，未見麝香鼠，
漣漪擴散，如未曾發出的聲音。

天空被光釘住，藍紫色加深，
如一口無底的井，
深處傳來夢幻的光。
夜晚在星辰間起舞，
我們不過是影子之上的影子。

我在緩慢的戰慄中走回家，
踩過月光潑灑的山路，
夢見自己以 1037 英哩時速自轉，
墜落，如海豚縱潛，
風豎起了頸上的毛髮。

一架飛機，夢魘的三角翼，
在溪底投下滑動的影子，
看起來像一條海鰻魚，

■林啟

山 間

濁水舊橋
矮樹蓬屋
黃草瘡畜

山間七八戶
散落鐵路旁

深山孤燈

夜色下更濃重的山色
星光下更孤單的燈光

小 兔

小兔黑
小兔灰
小兔褐
它們在
做什麼

它們正
吃蘿蔔
蘿蔔紅
蘿蔔青
蘿蔔白

2025 年寄自多倫多

正游向某個無盡的黎明。

梵高曾言：“儘管如此，
還是有大量的光照在所有東西上。”
我闔上眼，聽見世界在低語，
光與黑暗彼此耳語，
無聲地，繼續將一切吞沒。

2025 年寄自哈薩克斯坦

■馬晨洋

但我也想這樣做

但我注視著你的呼吸的時候
但我也想這樣做，輾轉反側
提筆就在紙上畫出你的眉頭

但我眯著眼睛去看，細細的水流
還有潔白的石頭，但我躺進水裡
從我的嘴邊流淌過去的
也流淌過我的眼睛

屏息三秒然後呼吸一下
光的影子在我的周圍
我靜止不動，仿若
一個盛大的樹開花，我等待著

巢穴中，鳥兒都飛出去了
只有你在探尋，並且彌補

有時是我，有時不是我

1.
有時是一片樹葉
有時是一片樹葉投射的光
有時是羽毛，有時是
羽毛的殘骸
我們在大雨中舉著傘
山崗上，青煙繚繞

廟中他緩慢的踱著步子
把香灰抖落在水窪裡
然後又開始擦拭
神像瓷製的臉

2.
彷彿又到了秋天，只有在中午
我們才和炙烈燃燒的太陽見面
其他的時候，我們都是死亡的
比如我們從沉湎於睡眠的死亡中
爬出來，責難自身，然後喝酒

■艾孜則

我所愛的世界

在黎明的裂縫中
我觸摸到光的碎片
它們散落在大地
像未完成的夢

海洋在遠方低語
用鹽和風編織故事
每一滴水珠
都是時間的鏡子

山脈沉默
卻將回聲贈予天空
星辰墜落
只為點燃一盞燈

孩子們在沙地上畫下未來
線條簡單
卻通向無數可能
他們的笑聲
是世界的種子

我所愛的世界
不在遠方
在每一次呼吸裡
在每一次心跳中
在每一次
我們彼此凝視的瞬間

2025 年寄自新疆喀什

比如我們在河中洗澡
蒙住眼睛，沒入水裡
月亮升起的時候，只有你我
屍骨一雙。一個是清潔少年
一個是，佈滿泥垢的牙床

2025 年寄自烏魯木齊

■蕭逸帆

一條蛇

蟄伏
在叢林間
沒有丁點兒聲響
月亮照在頭頂
一寸寸光
撬動眼皮
身體鱗光閃閃
有風
竹葉瀟瀟
你忽然猛撲
沒有獵物
朝向黑夜
留下亮色的牙齒
一排排孤獨
獨自咀嚼黎明

一個人

拉扯
總在兩者之間
上拔
輕盈無比
且飄飄然
總有沉重的身體
往下墜
在你意想不到之處
且力量更加強大
但人是一個完整體
靈魂總在眺望
而身體掩住窗扉
一條河
流過泥與水
而後清澈

2025 年寄自湖南

■ Angel. XJ 沉睡的春天，西貢河敘事

(長詩：H 次元劇·14 幕)

幕啟：佈景：時光機記憶；季節：十二月，場地：Caravelle Saigon 酒店；
鏡頭：廣角、漸進。

◎第一幕

清晨至黃昏。Alice 拖著一雙米白色，十字涼拖走在胡志明城市喧鬧區，她戴緊在裡爾克詩集中的眼鏡，並用它來設定霓虹燈熄滅開關；萬物躁動瞬間終歸寂靜。

第 39 樓。脫掉比基尼短褲，Alice 倚在一整面落地玻璃窗，她盯著橫跨西貢河一座形如扇魚狀的大橋，車輛與摩托騎士猶如實況動態布景，玻璃窗映出
“The Lover”

◎第二幕

長鏡對焦，第四維空間鎖定：東方巴黎湄公河沿岸延伸、延伸、在延伸直到至老城廣場。

Alice 披起一對透明羽翼 把脖子擠進一件墨綠色(緊身)女戰士制服，她聽見街對角

◎第三幕

胡志明銅像底部傳來呻吟聲猶如春天醒來前的預兆；Alice 聽見詩篇唱誦聲從飛行艙頂部飄進，她迅速跳進預熱好的飛行艙，打開引擎解鎖

時間膠囊任憑飛船在次元太空城中盤旋。

◎第四幕

Alice 再回帶里爾克的眼鏡，試著懸浮在空中的每一顆時間膠囊

她想在無邊無際的時空之中找到屬於自己身份符號的照片；找到行星與衛星恰好和諧同頻的共鳴；就像小鳥在垂死之時獵手的子彈也在哭泣

◎第五幕

解開制服上衣，Alice 把一粒粒時光膠囊投向北緯 10 度、東經 106 度，西貢河兩岸

在時間記憶的虛空之外，她感覺被太太空次元城

玄秘、空洞、無助恐懼情緒層層裹緊
無法呼吸
就像和每一粒黑暗中刺進她身體的暗沉相撞時

◎第六幕

每個細微、疼痛、不確定的焦慮，正如那些已經死去的小鳥一樣。膠囊背面刻著只有用里爾克眼睛才能看到的願望：自由飛翔！

就像打開兩顆還不知味道的糖果紙，
Alice 在等待
太空船那株被不確定雲團籠罩的植物吐出新芽。

◎第七幕

Alice 拆開另外兩個標識時空膠囊，
(1945-1954*) (1961-1975**)
三十年字一瞬 西貢河兩岸次元城

人們悄然老去，從一團量子雲
沉入另一團鑲著不明光圈的積雨雲。

◎第八幕

次元城的人們困惑著是否已回到自己的土地，
還是像夢遊者在迷途中一次次被銀河回聲波震出尖叫聲“一切成為過去！”城內、城外居民

情節，循環往復，彷彿記憶是一束奪目的爆光。

◎第九幕

Alice 看見次元城飛來一卷卷老照片
像晨霧中的回憶。黑白交替；她眺望中南半島、西貢河每個黃昏、日出
那些尖叫、喘息呻吟、沉重地嘆息

以及 Orange Agent (生化武器的一種)
正在更改他們的基因。

◎第十幕

收起透明羽翼，Alice 走回飛行器
想起戰爭遺址牆上，一位與她年齡相似的女孩，撫摸著殘缺的左腿

坐在開膛大象的舌尖上沉思：

人類的不朽，只是一種錯覺。

◎第十一幕

夜幕降臨。Alice 熄滅飛行器預熱按鈕。
摘下頭盔，重回第 39 樓，Caravelle Saigon
她放鬆下來。在一整面玻璃牆上，她看見

希塔出現了，就像電影情人的作者杜拉斯重新復活一般。落地窗，國家劇院花園

◎第十二幕

包廂裡，Alice 看見法國少女
希塔瘦小的身體，身著淺色
太陽裙，頭髮梳成兩條辮子

鏡頭聚焦。她仰起臉微笑
注視著身邊那個亞洲男孩

◎第十三幕

向左，60 度 Alice 轉動飛行器升降杆
向上平行調節飛行艙音樂、燈光架

靜音。飛行器飄浮在 暗塵的另一端，
有一群她無法看清的人影，隔著西貢河

他們瘋狂地對喊著，他們激活了時間
膠囊中年少時代劇情。猶如一條蠢蠢
欲動的蜈蚣，分裂、整合、再分裂

再整合，反反覆覆遵循某種迷幻的對數式
圖案，繼續遊走在西貢河兩岸

◎第十四幕

他們瘋狂地對喊著，他們激活了時間
膠囊中年少時代劇情。猶如一條蠢蠢
欲動的蜈蚣，分裂、整合、再分裂

再整合，反反覆覆遵循某種迷幻的對數式
圖案，繼續遊走在西貢河兩岸

29 Dec 2024

* (1945-1954)：1945 年 9 月至 1954 年 7 月間越南獨立同盟會為使越南獨立而與法國進行的一場戰爭。

** (1961-1975) 稱越戰，又稱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越南方面稱抗美救國戰爭在尼克松執政時期，美國因國內的反戰浪潮，逐步將軍隊撤出越南。南越政府軍隊被北越人民軍和南越解放軍消滅，越南獲得最終的統一。

失敗

它的意義是什麼？

哥布林谷①的一個不祥之人，
傑卡斯台地②之上的
空中花園。

它從哪兒開始的？

數百萬年前。
色彩柔和的大地，
一個背斜地層
曾是一片大海。

浸禮會德勞裂縫③
講述著立著
彈痕累累的路標的
荒野。

你在哪兒？

一千英尺高
沒有一個護欄的
崖台上。

爆發的火山口附近，
覆蓋著沉渣的圓丘，
薰衣草的圖案，
石頭們的面紗。

在響著鈴聲的
海之浴缸裡
我一直都能感覺到漣漪。

失敗來自哪兒？

三葉蟲，珊瑚，

恐龍的腳印，
冰川時代的猛犸象。

你怎麼擺脫它？

我一直學著不要相信地圖。

代替它的是我拐向
魔鬼峽谷，通往
老鈾礦的輔路。

一隻鷹盤旋著
清楚地看到
一頭去年春天
摔死在河裡的
牛，它的頭還在，
籠罩在黑暗
和翅膀之下。

我找到了地獄主幹道④。

找到了斯維西飛躍⑤，
在那裡弗蘭克和兄弟打賭
他能騎馬跳過一個裂隙，
河在下面，
他做到了。

你想要什麼？

迷路了，
把地圖翻過來，
讓人驚奇不已
發現一個帶穀倉
和一些穀物的凹室，
黑白陶瓷碎片，
徑直流至翡翠池，
那裡有游向我腳趾的
石蛾幼蟲。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①哥布林谷（Goblin Valley），又譯精靈谷，魔怪谷，位於美國猶他州的漢克斯維爾（Hanksville）北部，地貌類似火星。

②傑卡斯台地（Jackass Bench），直譯蠢驢長凳。

③浸禮會德勞（Baptist Draw），即上斜槽峽谷（Upper Chute Canyon），是位於美國猶他州的聖拉斐爾隆起（San Rafael Swell）的峽谷裂縫。

④地獄主幹道（Hell's Backbone Trail），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拉夫蘭，是進行徒步活動的地方。

⑤斯維西飛躍（Swasey's Leap），聖拉斐爾隆起的峽谷頂部缺口，靠近聖拉斐爾河的下黑匣起點。傳說希迪和兄弟查理在此地打賭，希迪騎馬成功跳過，因此這裡被叫做斯維西飛躍或者希迪飛躍。詩中打賭的是弗蘭克兄弟。

■約翰·阿什貝利

John Ashbery

丁香花

◎張耳 譯

奧菲斯喜歡天下事物
歡欣的自身品質。當然，他的愛妻
尤麗狄絲也是
其中一部份。可有一天，這一切都
變了。他的悲傷
撕裂岩石。溝壑，山丘
都承受不了。天從一條地平線顫慄
到另一條，幾乎要完全崩潰。
這時，他父親阿波羅平靜地告訴他：
“放棄地上的所有。
你的豎琴，有什麼意思？為什麼彈
慢吞吞的宮廷孔雀舞曲
沒幾個人想跳，除了幾只羽毛髒兮
兮的鳥，
過去生動的表演不再現”。但為什麼
不？
所有其他事物也都要變。
四季已經不再是它們過去的樣子，
可事物的本質是只被看見一次，
因為事情不斷發生，又碰上其他
事，然後大伙一路上
竟然相安無事。奧菲斯錯就錯在這兒。
當然尤麗狄絲消失在地下的陰影裡；
即使奧菲斯沒回身，她也依然會消失。
一點用都沒有，站在那裡像一尊石
頭的灰色長袍，看整個
被記錄歷史的車輪一閃而過，吃驚
地發呆，說不出一句聰明話
沒能對最發人深省的元素系列發表
評論。
只有愛情停留在腦海，還有被他們，
另外那些人
叫做生活的東西。精心地唱著
讓音符筆直向上爬出昏暗正午的井，
與閃亮的小黃花們比美
它們長滿采石場的邊緣，封藏起
事物不同的重量。

但這還不夠

光不斷地唱歌。奧菲斯明白這點
而且對死後登上天堂的犒勞挺滿意
他後來被酒神的女信徒撕成碎片，
她們
被他的音樂，音樂對她們的作用，
攪得發了瘋。
有人說是由於他對尤麗狄絲犯的錯。
但很可能與音樂更有關係，以及
音樂流逝的過程像征著
生命，你無法從中分離出一個音符
說它是好是壞。你必須
等到它結束。“結尾給全體戴上皇
冠”，
這同時意味著靜止“畫面”的講法
不對。雖然，回憶，比如，一個季節，
可以化為一張照片，卻沒人能守護、
珍愛
那樣一個停滯的時刻。記憶也流動、
飄忽；
那是張流動的景色，它活著，也會死，
在上面抽象的動作以粗糙生硬的筆觸
呈現出來。而且，期望得到更多
就像成為晃動的蘆葦在緩慢
而強勁的溪流中搖曳，蔓生低伏的長草
被調皮地扯了扯，但絕不去參加
比這更多的行動。接著，龍膽紫的
天低垂
天上電擊抽搐，一開始剛能看到，
而後噴發
成一場持續有乳白閃光的驟雨。馬群裡
每匹都看到真實的一部份，每匹都
在想，
“我特立獨行。這些不會發生在我
身上，
雖然我能聽懂鳥的語言，而且
被風暴抓住的每道閃電的行程
我都一清二楚。
它們相互角逐歸於音樂如同
樹在夏天暴雨後的風裡更容易搖動
像岸邊的樹正在碎花的蔭影中搖動，
就現在，
一天接一天”。

但懊悔所有這些已經晚了，即使
誰都知道懊悔總是晚到，太晚了！
對這點，奧菲斯，一朵偏藍並有白
身條的雲
回答說，完全沒有任何懊悔，
這不過是仔細又嚴謹地寫下
不容置疑的事實，一紙沿路各種石子的
記錄。
而且不管它怎樣消失了，
或去了要去的地方了，它都不再是
一首詩的材料了。它的主題
過於重要，而且沒用，無奈地站在那裡
與此同時詩飛馳而過，尾巴著火，
一顆糟糕的
彗星尖叫著仇恨和災難，但又過度
轉向內視
以致它的意思，好的或其他的，不
再可能
為人知曉。歌者想
建設性地，一步一步地營造他的詠唱
像蓋一座摩天大樓，但在最後一分鐘
轉身離去。
那歌剎那間被黑暗吞沒
而黑暗必定會在整個大陸上泛濫
因為它看不見。那位歌者
於是也一定消失了，甚至都沒能
從詞語陰險的重負下解脫。成為新星的
只有很少的幾個，而且到來的晚得多
當所有這些人的記錄和他們的生平
都已消失在圖書館裡，變成了微縮片。
只有幾個人對他們仍然有興趣，
“那誰誰誰
怎麼樣了？”還偶爾問起。但他們
都冰凍一樣
躺著不動，失去了聯繫，直到一個
隨意的合唱
講述一樁完全不一樣但名字相似的事件
那故事裡面藏著些字眼
關於很久很久以前發生了什麼
在某個小城，一個冷漠的夏天。

選自《船屋的日子》

修訂 Revisionary

我決定釋放內心的天氣。
即使在神經中閃光，有些東西
也僅僅是陰影。
那是怎麼回事？
我的繆斯讓我遍體鱗傷。
有些日子我坐上數小時，只為了
被一個詞語解救。
今天的詞是無形的。

我要把麻煩放回原位，轉向
事物的本然。
傾聽石頭翻譯成寂靜。
這裡是一塊長滿地衣的古老岩石，
在自我內部那苔蘚覆蓋的森林中。
當這裡一片綠色時，我喜歡這裡。
這是在進化。
我在堅持。一縷低語。
某些祈禱繫在這條緞帶上。

大自然到底是如何將黏土轉化為藝術，
轉化為會說話的生命，轉化為空氣。
我曾看到一個曾是下午的世界。
這朵雲在我手中。
天空傾注進天空，映照出
湖的絕對真理。
那群鳥和它紛亂的陰影。

接近終點時，我能聽見一隻雲雀。
它的顫音在我腦中扎根。
它似乎是一件正在變成波浪的東西。
一件東西正在融進世界
當所發現它時。
難以辨認。不合語法。
去解析花序與星辰的速度
在邊緣這裡綻放。
召喚著我。

解離 Dissociadelic

成為一個孤注一擲的玩家，
在那無形的世界裡。
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
穿越到墨水之中，
在那裡徘徊，滲出鮮血，
因為宇宙的緣故。
我學會了這個。
我的靈魂早已破碎，
因此我不會再被擊垮。
在這首歌中，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污點。手勢。某種被愛之物。
以你的本來面貌出現吧，
崩潰與興旺，
像開始那樣終結。
當占卜球說“再問一次”。
當白晝顯露出
那關於失落的棱鏡系統，
太陽雨中
新鋪柏油路上的炫目閃光。
一切總是籠罩在黑色裡。
黑蠟，黑裙，黑洞。
無所謂。
當你跪倒在地時，
唱一曲讚美之歌。
當你被剖開內臟時，
擁抱那旋渦吧。只為勝利。
別無他物可比。

肉體的結果
也融入了畫作。
風景的態度
逃入一個
思考著身體的身體。
黑暗的八度音階令人不安。
視覺能帶我們
走出多遠，我們
能看進畫中多遠
思考畫，
思考畫布，
或者那隻
塑造了弧線的手
愛著距離？
或者人的
形狀和睡眠的
形狀及其昏暗的海岸，
它的陰影沙灘，
沼澤地和一條路。
有時很難
知道一個身體的
輪廓，裡面有
那麼多人。
有那麼多空間
容納愛和混亂。
現在，靠近，
再靠近，進入
蘆葦叢。
進入畫面的
親密距離。
有那麼多空間
容納死亡和歌曲。
進入房間
在那裡，觀看者
就是被觀看者，
當事物本身
成為事物本身。
這裡有
這麼多人。

■威廉·卡特賴特

William Cartwright (1611-1643)

No, 柏拉圖式愛情

No Platonic Love

◎岩子 譯

別再跟我說什麼以心換心，
思想擁抱思想；
靈魂遇見靈魂就像風遇見風，
最微妙部份的相互交融；
兩個非物質實體由是得以親吻，
快樂得扭來扭去，像天使一樣。

我就做過如此傻事，
曾一度信了那淺薄空談。
我從性愛爬向靈魂，從靈魂爬向思想。
而此刻想法卻生變，
於是我從思想滾落向靈魂，
又從靈魂點燃起性愛的光芒。

就像某些道貌岸然的男士，
躲在密室裡偷吃卻佯稱禁食；
他們自我標榜為精神之愛，
卻偏偏喜歡大塊朵頤。
靈魂牧師是他們的自稱，
但他們的行徑無不指向肉身。

來，聽我的，他們的路
是虛無縹緲的路，
就像步入歧途的富家子弟和煉丹師們
極盡財富和光陰，
尋求長盛不衰的訣竅，
而他們找見的不過是止癢的藥膏。

靈與肉

◎朱良

對於“柏拉圖式的愛情”，作為神學家、令人欽敬的“形而上學派”，英國詩人威廉·卡特賴特，竟是這般的“不以為然”，話說得也是如此之“實在”——

“精神戀愛”就是“淺薄的空談”，是“虛無縹緲的路”，是“傻事”一樁。抄近說，就是言不由衷的“虛偽”。

他甚至直來直去地聲稱“別再跟我說什麼以心交心，思想擁抱思想”。並以極盡調侃的語氣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面——

“兩個非物質實體由是得以親吻，快樂得扭來扭去，像天使一樣”。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愛情能夠讓人得以升華，世上沒有任何一種情感像愛情那樣深植人心。奧地利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則表示，“性的衝動，對人類心靈最高的、文化的、藝術的和社會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前者是“精神戀愛”，後者是“性慾升華”。

而詩中的“我”，則貌似在“靈與肉”之間反覆“折騰”，似乎仍不得要領——

“我從性愛爬向靈魂，從靈魂爬向思想，隨後又像是迷途而返，從思想跌至靈魂，從靈魂跌至性愛”……

其實，有些事未必要“截然分明”，正如我們沉迷於一枝艷麗的玫瑰時，也一定要摒棄她馥郁的芬芳嗎？

還是法國女作家杜拉斯來得直接——“愛情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中的英雄夢想”。

反觀詩人對“精神戀愛”的諸般“不屑”，以及對“靈與肉”之間“上下折騰”的“懊惱”，杜拉斯的“愛情觀”或許正是她“乾淨”的所在——尋求愛，尋求美好，尋求永恆。

愛情，既不是關乎“生存”的“一蔬一飯”，當然也不是詩人所說的“止癢的藥膏”。打破禁忌的靈魂，奔向歡愉的肉體——

杜拉斯的這一理念，與詩人卡特賴特的“愛情觀”，可謂殊路同歸。

微型散文詩

◎寒山石

微型散文詩是從散文詩中分化出來的一種獨立的文體。從文學的發展趨勢與規律上看，文體的區分越來越細，使散文詩也贏得了充分的發展空間。如同詩可以分為長詩、短詩、小詩和微型詩一樣，散文詩也有長、中、短、微之分。這樣的劃分體現了文體發展的細緻化，也體現了作家追求的精緻化，同時也體現了大眾閱讀的精短化。

1. 微型散文詩是百字內的散文詩

對散文詩的篇幅劃分。劉毅誠在《散文詩的美學特徵》一文中談到：“一般認為，散文詩的篇幅在100字至600字之間比較適宜，創作的空間比較大。這也是許多詩人、文藝理論家的共識。”“當然，字數在六百字左右的散文詩佳作，還是佔了絕大多數。超過了這個幅度，便可稱作中篇散文詩和長篇散文詩了。”但這裏的缺陷，恰恰是忽視了百字內微型散文詩的研究。所以，按照篇幅的長短，對散文詩做出這樣的區分或許不僅是必要的，也應該是十分有益的。這就是：100字以內的散文詩為微型散文詩，100-600字為短篇微型詩，600-1000字為中篇微型詩，1000字以上為長篇微型詩。

2. 微型散文詩字數限定在100字內，已經成為相當一批微型詩實踐者的共識。應該說，微型散文詩概念的提出，是微型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創新。微型散文詩和微型詩的發展直接相關，所以已故微型詩大家穆仁先生在《我看微型散文詩》一文中說：“微型詩體現著對詩體短小的極至追求，因此微型散文詩也以力求短小為宜，我主張每首微型散文詩最好在100字以內”，並強調“微型散文詩以百字為上限”，這一點，也得到了微型詩界的普遍認同。可以說，微型散文詩是快節奏時代的速食文化，是微型文學大潮的一支小溪，也是備受大眾傳

媒特別是報刊雜誌青睞的一種文體，和百字雜文、百字小說、百字詩、百字童話、百字故事、百字言論等等“百字文”一樣廣泛流行，備受廣大讀者喜愛。如果說大海是詩，海灘是散文，那麼，貝殼應該是微型散文詩；如果說太陽是詩，月亮是散文，那麼星星應該是微型散文詩。也就是說，微型詩、微型散文詩，都是微型文學這個千姿百態的“小人國”一個可愛的“小精靈”。如果要給微型散文詩下一個定義，那就是：詩的靈魂+散文的外衣+精悍的骨架（100字內的篇幅）=微型散文詩。

3. 微型散文詩字數限定在 100 字內，這是微型散文詩在形式上區別於散文詩的唯一特徵。穆仁先生認為：“微型詩以三行為限，微型散文詩亦應限於三行（或三個自然段），這是微型散文詩與別的散文詩區別開來的特點之一。”對此，筆者以為這只是就相對於一般創作實踐或者三行微型詩而言的，以三段而論是不妥的，或者不全面的。詩是以“行”論長短的，而散文詩是以散文為外在形式的，是以“篇幅”而不是以“段”或者“行”論長短的。所以，無論一篇散文詩有多少段、多少行，只要其字數在 100 字內，就是微型散文詩。譬如當代著名散文詩、散文作家耿林莽的《楓》：“山崖絕壁上，一株楓樹垂懸。／月光照亮了古銅色的枝柯。／一千片葉子在舞蹈，狂歡。／風的手旋轉。”還有《神馬》：“一匹匹馬縱蹄飛奔，奔向／西下的夕陽。／落日的金光，騰起流蘇，那是抖動著的蓬散的長鬚，呼嘯於風中。／一瞬的輝煌。／失卻了蹄聲的大地，黯然失色了。／一隻老鼠竄出洞來，填補了空白。”《楓》只有 44 個字，《神馬》只有 84 字，均不是三行或三段，我們能說它不是微型詩嗎？

4. 當然，百字是概數不是定數，101 個字就不是微型散文詩嗎？所以，對散文詩篇幅的劃分更多的是基於研究的需要，基於對不同篇幅散文詩的文體特徵和寫作規律探討的需要，而不是僵化的教條和寫作的羈絆。同時，值得強調的是：字數並不是評判文章優劣的最終標準。不是說寫的越短就越好。唯有在百

字內這有限的空間裏寫出精美的篇章，才是一篇難能可貴的微型散文詩。

5. 微型散文詩的本質是詩。雖然它不像一般新詩那樣有嚴謹的格律，可是既然是“詩”，就必須具備詩的素質，有詩的語言、詩的韻味、詩的意境、詩的意象，有詩的凝煉、跳躍等等。但微型散文詩與微型詩有很大的不同。它篇幅精微小巧、意蘊精深凝練、意象突出鮮明、思緒博大空靈、哲思豐沛充盈；它比微型詩場景更宏闊、鋪排更自由、暢想更活潑、意象更豐富、情感更濃烈。

6. 微型散文詩的形式是散文。它的形式近似散文，句式自由，可不受嚴謹的約束。但它可以寫得比散文更緊湊、更凝練，可以摒去散文中通常的那些鋪敘和背景交待，留下語言上的跳躍和思維上的空白，因而比篇幅更精短、思想更精闢、詩意更精緻、語言更精美、意境更精深。當然，這裏的微型散文詩中“散文”的概念並不是所謂“抒情散文”，這種認識是狹隘的，會萎縮微型散文詩的自由表達空間。包忠文先生在《散文詩家作品選評》的“序言”中便這麼說：“從古今散文詩創作的事實看，散文詩中的‘散文’，並非專指我們通常所講的抒情、描寫性的散文，而是文學藝術除詩歌外的所有形式的總稱，其中包括小說、劇本、雜文、寓言、傳說、神話等，亦即廣義的文吧！不僅如此，從散文詩的藝術構思角度著眼，它還應當包括繪畫、雕塑、音樂等藝術表現上的特點。因此，散文詩應是詩和文（即各種文藝文體）的整合，辯證綜合。它可以以文入詩，亦可以詩入文；或以文為詩，或以詩為文，是詩與文交叉、滲透中產生的一種獨立的自由的新文體，是一種藝術的新的‘格式塔質’。”

7. 微型散文詩的體式是豐富多樣的。詩人耿林莽在《為了散文詩的繁榮》一文中說：“散文詩從詩歌擷取了它的精魂，從散文借來了舒展輕鬆的衣衫，從繪畫吸取了豐富的色彩，從音樂找到了輕柔或昂揚的和諧節奏……”這就是說，散文詩（包括微型散文詩）是融合了各種藝術精華的獨立文學體裁。所以，微型散文詩的體式也應該是豐富多樣的

，包括抒情體、暢想體、寫景體、敘事體、哲理體、雜文體、寓言體、格律體等等。但無論那種體式，微型散文詩都應該洋溢著個性化的情感，體現出詩人個體獨特的、深刻的人生體驗。

《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稱：“散文詩為更自由地表達現代人複雜多變、波動不居的情緒提供了一種手段……自由詩是對格律詩的解放，散文詩是對自由詩的解放……當然，我們不能說詩的未來就是散文詩，但散文詩確實預示著詩的未來。”這說明散文詩有著十分廣闊的發展空間，微型散文詩也同樣可以大有作為。但客觀地講，在日漸世俗化的滾滾紅塵中，純文學包括散文詩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何況，微型散文詩還只是一朵十分嬌嫩的幼苗，需要悉心呵護才可能綻放出燦爛奪目的花朵。

編按：本文有刪減。必須提出的是，文中認為“散文詩就是詩與散文的混合體”觀點與本刊對散文詩的認識迥異，我們認為散文詩就是詩，是以散文句法寫的詩，僅此而已！然而，基於其他觀點仍有可取處，以及求同存異故，仍予刊出。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現代禪詩的 禪療作用

◎南北

禪詩是隨著禪宗在中國的傳播而興盛起的，它攜帶著禪的基本信息，具有禪療和心理保健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自性、空觀、無念、隨緣。仔細體悟禪詩中蘊含的這些禪理，可以調整人的認知結構，改變不合理信念，化解不良心態，療癒心理方面的痼疾。

當然，一般人所說的禪詩，大多是指的舊體禪詩，而不是現在我們寫作的現代禪詩。但是，我由此就想，現代禪詩是否也會，或者說是否應該具有禪療的作用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何以故呢？因為現代禪詩與舊體禪詩的區別，僅僅是外部表達形式上的不同，而內在的精神實質，則是無異的。這就像古人一亮相就是峨冠博帶，而今人一出場就是西裝革履或休閒裝束一樣，雖是外觀不同，但衣裝裡面的那個皮囊，卻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改變。

禪詩對人的心理保健以及治療作用，其實就是對一個人內心世界的調整和修復。再說得明白點，就是對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所產生的影響。你對人生對世界，對身邊來去的人和發生的事物，看法改變了，由執著變得灑脫，由渾濁變得明澈，由迷惑變得覺悟，所謂的痛苦和煩惱，也就解決了。而由痛苦和煩惱引發的病症，也就自然而然痊癒了。

現代禪詩的禪療作用，我們現在也許還無法舉例驗證。因為，我們還沒有創作出足夠完美足夠數量的大師級優秀作品。但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有有人發現她的這一功能，並且令諸多的當代及後人得益於此。

起碼，對於進行現代禪詩寫作的詩人來說，在你寫作的過程中，你體悟了禪的空靈灑脫和詩的悠遠美好，進行實實在在的詩禪雙修，心靈就充滿了解放的陽光和芬芳的花香。因而，精神上的病痛於你，也就將成風中煙雲，瞬息而散。這也是“寫作即修行”的一個證據了。

生命的鐵軌

——評方明的詩集《然後》

◎朱坤領

在中國當代詩壇上，方明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他雖然生於域外之越南，但對中文詩和語言傳統的繼承，卻遠超絕大多數本土的中國人。一方面，他的詩思靈活、犀利、深邃；另一方面，他的語言靈活，用詞奇崛，極富表現力和穿透力。這樣，他就可以製造陌生化和吸引讀者的效果。臺灣評論家胡爾泰稱方明為“天生詩人”，其言實屬不虛。方明最近的詩集《然後》，收錄的大多數是本世紀的詩作，也有少數是1974-1978年的舊作。總體而言，他早期的創作更加晦澀，篇幅更長，後期的創作便傾向於清晰，篇幅變短，這與眾多詩人——比如穆旦——詩風的轉變相似。本文將評論這部詩集。

方明曾在微信上對筆者指出：“詩的寫法是你開始迷思與震攝上帝的創世。”從創世神話中汲取靈感，豐富思想與情感，反思人生、人性和世界萬物，並用獨屬自己的詩語表達出來，這就是方明的標籤。他繼續對筆者寫到：“深邃的感知是來自靈性淬煉，有時是痛苦的。”凡是寫過詩的人都有體會，靈性的淬煉是一個既痛苦又陶醉的過程，而且往往是二者皆有，從而實現深邃的感知。他認為：“生活在真實與虛無之間閃爍存在，……而詩的張力亦最能表達潛伏在靈魂深邃裡的吶喊，……亦希冀將人性本質的愛與情作更完美的演出。”（《然後》，第6頁）在真實與虛無之間審視人性，建構乃至解構張力，便為詩創作提供了追求完美的可能。

他寫到：“（詩人）必須建構一個烏托邦的世界。”烏托邦是詩人追求的梦想，也是追求梦想的途徑，往往在可得與不可得之間穿梭。“詩人必須具有獨稟的才氣以及心靈最純真的啟感，才能發酵一首傳世的詩篇。”這是方明的自白，也是他對所有詩人的期許，即獨稟的才氣與心靈最純真的啟感相互擦燃，才能產生不朽的作

品。他繼續寫到：“一首好詩是會鑿穿時空流光的樊籬去震懾或撫慰同類的靈魂。”（《然後》，第6-7頁）正如日本的浮世繪，只有穿透浮世流光的詩，才能進入人類靈魂的深處，激蕩無盡的詩意。

著名詩人楊牧稱方明為“素心人”（《然後》，第10頁），也即是心無慾望雜念之人。所以他堅守一個純粹的詩性烏托邦，批判那些在他看來負面的和烏煙瘴氣的社會現象和詩壇怪相，尤其是深入檢省人生和人性的惡。這與法國象徵主義代表詩人波德萊爾以惡為美的《惡之花》既形成了張力，又具有對話和對比的基礎。而方明也承認，他多多少少受到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

方明一直以來的詩風，既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又與古典詩詞有著割捨不斷的關聯。一方面，他從古典詩詞裡汲取靈感，來豐富他的寫作；另一方面，他拓展了古典詩詞所缺少的現代性。洛夫這樣評論方明的詩風：“文化傳統一直活在方明的詩中，不論怎麼讀，你都可以從他的詩中嗅出李白的儒俠之氣，杜甫的沉鬱之風，李賀的苦澀之味，讀出盛唐衣冠上殘留的戰火餘燼，和流離途中永遠乾不了的汗跡和淚水。”（《然後》，第9頁）洛夫真正懂自己的弟子方明，歸納得可謂恰到好處，把他與古代的偉大詩人相聯繫，精準把握了他的詩魂。洛夫繼續寫到：“而他（方明）真正的詩性張力卻繫在一根纖細的，擺蕩於兩極之間的蠶絲上，一端是留連古典與浪漫情懷中的歌，一端是揮之不去的殘酷歲月與戰火硝煙織成的悲，於是悲與歡，笑與淚，色與空，現實與夢境便必然而又無奈地鑄成他生命的鐵軌。”（《然後》，第9頁）這根蠶絲既纖細，又有著強大的力量，如同鑄成的鐵軌，連接起古典與現代，足以讓方明的詩性宣示他在兩端之間遊走的個性和情懷。

不僅是洛夫，也有其他論述者指出方明與古典的密切聯繫。學者葉維廉認為方明“古文功力如斯深厚。”（《然後》，第10頁）評論家黃梵這樣評論：

“方明的詩歌之眼沒有因為現代詩，就錯過了對古代的發現，這是令人欣慰的。”（黃梵：“詩與個人文明——評方明詩集《然後》”）。

另一方面，方明也並未因為對古代的發現，就錯過了現代詩。在繼承文化傳統和詩傳統時，他沒有拘泥於古典詩的思維方式和呈現方式，而是有意識地融合現代詩的靈魂、氣質和寫作手法，賦予他的詩以鮮明的現代性，這是他十分顯著的創新之處。比如，他的《古道》寫道：“殘照是不太亮的太陽／枯木是不綴葉的樹／瘦馬是不餐西風的／而長眠古道有／算不算古人。”（《然後》，第220頁）這首詩有著馬致遠《天淨沙·秋思》的影子，但它又具有迥異而突出的現代呈現方式。

再如方明的《天問》。天問一詞源自屈原，他一百多次問天求解，比如：“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屈原：“天問”）方明也以同樣的題目和類似的提問方式行文：“誰以被劈削的山與滾燙的海水／修幅大自然風景淨土／讓曠野河川崩裂成畢卡索畫像／（背後是烽火崩塌的家園／黑雨紛落 琴韻仍柔撫慰渴望依歸心靈）。”（方明：《然後·天問》，第84頁）與屈原形而上的問天相比，方明這首詩的內容則轉變為形而下的、對戰爭的審問、反思和批判。其中諸如畢卡索這樣的現代文化的符號，則強化了此詩的現代性。

黃梵認為：“方明為自己奉獻的現代詩，找到了新的陌生化方法，即讓現代詩不常用的古典修辭，闖入現代詩，造成現代詩境與古典修辭的錯搭，從而創造出新的意味。”（黃梵：“詩與個人文明——評方明詩集《然後》”）葉維廉如是評價方明的詩：他把古文“轉用在現代詩寫作上，形成十分獨創的風格。”（《然後》，第10頁）這種充滿了古典氣質的現代詩性，貫穿于方明詩

創作的始終，讓他突出於眾多中國當代詩人之上。

方明的語言十分獨特和新奇。他喜歡詞句的反覆。比如他後期的代表作《然後》裡的“之然後”，《糾葛隧道》裡放進括弧裡的“上帝無需愕然”，《母親是一種歲月》裡的“母親是一種歲月”，不一而足。他用詞奇崛，喜愛自造詞語，比如拜瘦、溺玩、盈寄、夢域等。他以此來造成陌生化，強化觀點和詩境，營造一種層層深入或步步緊逼的、新穎的詩性效果，這是他極為突出的亮點。

另外，方明喜歡寫長句子。比如“彷彿襲襲的穹蒼冥封后羿射日的雷霆以及那躡手躡足的舞姿吞食一顆靈丹如詠吟一首絕歌的淒涼”（《然後·中秋》，第216頁）；“走陷千里路餐盡八股的徽氣便衝撞上官官怒瞪的目光、撲撲衣袂他便萎縮如牆角的雞抖擻的寫著季節的遞嬗直到秋來”（《然後·書生》，第222頁）。這些句子雖然字詞眾多、語意強烈，但氣息從容，節奏感拿捏得非常合適，讀起來並沒有喘不過氣的感覺。

鄉愁是不少臺灣詩人的重要主題，這在洛夫和余光中等方明的前輩詩人那裡體現得十分明顯。比如余光中的《鄉愁》（“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和洛夫的《湖南大雪》（“君問歸期／歸期早已寫在晚唐的雨／巴山的雨中／而載我渡我的雨啊／奔騰了兩千年才凝成這場大雪／落在洞庭湖上／落在嶽麓山上／落在你未眠的窗前”），或婉轉或超現實，但同樣深情地寫到大陸和故鄉，成為廣為傳誦的名篇。

方明也延續了洛夫和余光中等人的鄉愁傳統，在多首詩裡涉及這一主題。神州、九州、黃河、長江、長城、龍族等代表中國文化的詞語和意象，在他的詩句裡屢見不鮮。比如，他寫到：“舊夢新憂，舊夢新憂不自長江潮頭，千古多少離怨恨；”（《然後·馳古三卷》，第237頁）“我眾多的影子軒然而桌，數聲吟哦遂見長江沸騰凌空千軍廝殺萬馬蹄升，我愀然的神州啊，古來幾許英

傑臥成海棠／今夕長城躍成幾許。”（《然後·邀酒》，第241頁）在《月悲中秋》裡，他對中秋月進行了另類和新穎的解讀：“此離近五十載的神州寶島同樣／悲惻 每當中秋展讀／繁體簡體的《古朗月行》／一卷李白心情仍被兩岸／詮釋成兩種阻隔沉痛的心情。”（《然後·月悲中秋》，第98頁）與李白在《古朗月行》裡“憂來其如何，悲愴催心肝”的借月感慨人生相比，方明則借月表達了對兩岸阻隔的感慨和無奈。在這些詩裡，方明對故國故土的拳拳思念與認同，深深隱含於字裡行間。而在現實世界裡，他創立了《兩岸詩》雜誌，廣納好詩，發行於海峽兩岸。其名稱可謂寓意明顯而深遠，從中可以窺見從鄉愁到兩岸再到詩性溝通的影子。

親情也是方明的一個重要主題。筆者曾斷言，無論任何流派的任何詩人，寫亡故的至親（亡父亡母）的基調都是相似的。方明是這麼寫母親的：“母親是一種歲月／漸漸被掏空的眷懷是幽怯的顧盼／糾結在愛情親情熟稔的詠歎裡／永遠期盼血緣是荒老的依皈。”（《然後·母親是一種歲月》，第94頁）他是這樣寫亡父的：“而我皺皺的雙手／仍不忘吃力拔掉父親／墳頭的雜草／在清明 在重陽 在忌日／在每次枕邊濡濕／在夢裡悸動的時刻。”（《然後·拔》，第94頁）這兩首詩深情而又有節制抒情的基調，與他的老師洛夫懷念亡母的《血的再版》頗有幾分相似，顯示了二人的師承關係：“記憶如一把銳利的刀子／刃鋒所及／你在血中見到我／我在肉中見到你／一切的愛與死／欲念與寂滅／苦藤一般無盡無止的糾纏／都從一根臍帶開始。”（洛夫：《血的再版》）在2020年的父親節，方明曾經在微信上向筆者談及他和父親的親情：“家父早生華髮，起初疏落點白，那年代沒有染髮劑，便要我‘尋根’拔掉，以糖果勵之。後經戰亂逃亡，家產殆失，貧困渡生，頓時蒼髮滿頭，臉顏冥冥，歲月之無情，誰能與之拔河……”難以言喻的親情及於此種詩境，必令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

從這些以鄉愁和親情為主題的詩裡，

我們可以看出，方明表達感情的方式是比較冷靜、克制和內斂的，把濃烈的感情隱藏於字裡行間，以現代的方式自然流露。這種方式恰好與筆者所在的七劍詩社所主張的冷抒情——以簡潔的語言和克制、內斂、間接的方式，借助於意象和留白來抒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寫人生的不同階段和各個階段的境遇，也是方明的一個重要主題。在他筆下，童年是極易流失的：“仍然無法置信童年／是手掌裡的一撮沙土／握得愈緊流逝愈快。”（《然後·世事無端》，第20頁）他進而這樣寫同樣容易流失的暮年：“拆解未竟的夢想與戀戀生涯／只是一齣擦撥愛與淚的戲劇／終被光陰磨成隨風的粉末。”（《然後·暮年》，第26頁）介於童年和暮年之間的是難忘的青春，且看方明的描寫：“此刻，我所有的能量驚愕與妒忌面前／流著相同血脈的臉龐／她拓印我溼遠豔亮的青春／拂動的雲髮傳遞著芬芳的招引／紅蘋果的雙頰給人咬一口的幸福／搖擺的纖腰是最騷動的風景。”（《然後·肉體時空》，第28頁）這三首主題密切相關的詩，按照童年、暮年和青春的次序來安排——人生的這三個重要階段，也是最具有詩性的三個階段，無數詩人為之吟哦——而且放在了本書的開頭，意味非同尋常，不知道方明是否特意如此安排。

方明在本書裡收錄的詩，另一個重要主題是諷刺現代都市文明的慾望、貪婪和腐朽。他的《廣場》和同為中國當代著名詩人楊克的《天河城廣場》可以構成對照。方明是這樣書寫的：“社會廣場 曩昔的小朋友洗禮長成／一位若有所悟的教授／三位行為含蓄的公務員／……前代今生來世的糾葛；”“其餘我不知曉的行業私嗜／包括或有貪鄙的厚顏首長政客／憑滑溜嘴皮包山吃海的跳醜立委／落魄自大卻覬覦排名演展的吹噓詩人。”（《然後·廣場》，第37-38頁）楊克是這樣書寫的：“在二樓的天貿南方商場／一位女友送過我一件有金屬扣子的青年裝／毛料。挺括。比西裝更高貴／假若脖子再加上一條圍巾／

就成了五四時候的革命青年／這是今天的廣場／與過去和遙遠北方的惟一聯繫。”（楊克：《天河城廣場》）這兩首詩的區別顯而易見：方明諷刺廣場的慾望橫流以及人性和理想的缺失；而楊克則謳歌天河城廣場去政治化的現代商業形態。但二人有一點相似：都或多或少地暗示現代廣場的負面效果。

從更深層次來看，方明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思考和書寫，其根本目的是諷刺、反思和批判現代的人性。我們且看：“這裡可以徹底販賣各種乖僻的慾望，情色援交暴戾偷窺透過網路的交媾便孕長成龐碩的怪獸；”（《然後·糾葛隧道》，第51頁）“多次沉澱抽搐的痛／仍無法抗拒滿街漂浮豐沛的慾念／悄悄闔關上忐忑的秘密／假裝夢囈時的誓言／忠貞如昔；”（《然後·都市心情（之一）——劈腿文化偶想》，第64-65頁）“唯有裸呈相對的演出最賣座／緋聞之後湧至的邀約最騷動／這個年代只有肌膚廝磨時的承諾／悲涼而能短暫療傷。”（《然後·魅影年代（之二）》，第108頁）這三段的主題都是乖僻的慾望與騷動，其背後隱含著人性醜陋的一面。

因此，在諷刺現代都市文明的背後，方明關切的正是現代社會人性的扭曲、變形和異化，這也是許多現代詩經常檢視的主題。比如，他曾多次寫到愛情。他寫到：“每當枕間的溫存癱瘓在／熟稔的體肢與細膩的謊言／驚覺愛情是一棵成熟但停止茁壯的／盆栽；”（《然後·愛的演出》，第190頁）“割捨一段感覺逐漸消失的／情愛 泛潰的心緒／仍會在夢裡滯沓；”（《然後·過期》，第197頁）“渾然的貼步已無所謂真情假意／此刻，滄桑隨著音符起舞／原始的肉慾亦隨著起舞／只有少數的情愛相互擁抱／其餘則隨暈眩的霓虹燈／旋雕新歡的肉體。”（《然後·舞池》，第199-200頁）在心地純淨的方明看來，這一切都是腐朽的，而這些腐朽又都是無解的，即便佛和聖哲對此也無可奈何：“命運的玄奧與生死的迷思／似乎非禪非佛非聖哲可解。”（《然後·虛》，第187頁）這首詩的標題“虛”

直指人性和現代社會的虛幻和空虛，而這一點正是素心人既倍感焦慮，又無可奈何之處，留給讀者無限思考和感慨的空間。

從上面的探討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方明的語言功力和意象、詩境的經營，在古典氣息背後，具有鮮明的現代性。所謂詩的現代性，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形式自由，打破傳統格律，採用自由詩體，讓內在節奏和情感自然流動。方明的詩與古典詩詞雖然有著內在的淵源關係，但形式是自由的，句式長短不一，分行和斷句極為靈活。二、題材和主題廣泛，包括個人感情、社會問題、哲理思考等，突破了傳統詩的局限。這一點幾乎體現在方明的每一首詩裡。三、運用意象、象徵和隱喻等現代手法，融合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學傳統，進行形式和內容的實驗，來表情達意，留出充分的解讀空間。這充份體現在方明跟洛夫、中國古詩和法國象徵主義的關聯中。四、注重個人體驗和內心世界。方明的有些詩，表面上是外在視角，但實際上都是個人主觀和內在的感受。五、反思、批判社會和人性的醜陋和陰暗面，這是方明詩魂經常深度探索的方面。

詩是一代又一代傳續和各領風騷的，前代人在逐漸離我們而去，而正當年的詩人們在逐漸佔據主流。在主流裡面，必然有方明的一席之地。評論家胡爾泰說：“方明大概是繼前輩詩人洛楊羅余鄭（洛夫，楊牧，羅門，余光中，鄭愁予）之後，臺灣最傑出的詩人。”（胡爾泰：“讀了《然後》：論方明的詩風”）在筆者看來，從詩的獨特和成就而言，方明不僅在臺灣省地位突出，即便是在整個中國，也是當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他的這本《然後》，必將列入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詩的名作之內。

生命的鐵軌，在古風與現代性之間，一端連起另一端，實現雙向的互動，這就是方明和他的詩集《然後》。是為本評論。

2025.2.22 完稿

編輯筆記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詩人紀弦於 1953 年在台灣創辦詩刊《現代詩》，掀起一場新詩革命；1956 年再成立“現代派詩社”，對現代詩的推廣與發展貢獻卓著。紀弦常言：“詩是詩，歌是歌，我們不說‘詩歌’。”在擔任《新大陸詩刊》顧問期間，他是真正“有顧有問”的前輩之一，於與詩人秀陶及編者的通信中曾明確指出：“詩就是詩，應摒棄‘散文詩’這混淆概念”。由此可見，他深知命名與創作之間的緊密關聯，並展現出對詩本質之清晰認識與堅定立場。

事實上，“詩歌”這一常見複合詞，蘊含兩個互為因果的問題，值得深入辨析：其一，用詞是否妥當？其二，詩是否仍應保留“歌”的成份？誠然，詩源於歌謠，但自古以來詩屬文學、歌屬音樂，兩者早已分道揚鑣。若將“歌”理解為詩中的格律與音樂性，尚可成立；否則，“詩歌”如何能“歌”？是否必待譜曲方算完整？如此命名，不僅易生誤解，更令人質疑：詩與詩人將被置於何地？

至於“用詞不當”的問題，唐代已有“歌詩”之稱，無論“歌”作動詞、副詞或形容詞，其主體仍為“詩”，合乎中文文法；反觀“詩歌”一詞，其指涉是詩？是歌？創作者是詩人？是詩歌人？抑或兩者皆是？又皆非？意義模糊、概念倒置，除突顯命名上的邏輯荒謬外，更使詩的創作變得不倫不類。編者深盼，這些問題終將引發熟諳辯證法的彼岸詩壇之嚴肅探討，而身處文化中心者若能成為“詩就是詩”的新文學領導，自較我等邊緣詩人更具合理性與影響力。寄厚望焉！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集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 (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 (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 (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7 二葉集	詩集	遠方、田源	已出版	\$24.99
48 男媽媽	話劇	逸雲	已出版	\$9.95
49 天河	詩集	妙琴	已出版	\$20.00
50 三道彩虹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1 北加鵝媽媽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2 心聲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3 荒誕集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8.00
54 鵝媽媽小徑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5 鵝媽媽老人成語百句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6 鵝媽媽歌舞集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7 半打綠：鵝媽媽故事集 1	文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8、59、60、61 在路上 1,2,3,4	遊記	王克難	每冊	\$18.00
62-67 鵝媽媽歌舞集 1,2,3,4,5,6	歌曲	王克難	每冊	\$1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4.00，國外\$6.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發刊 50 年唯一一份的越南華文報紙《西貢解放日報》8/1 日起停辦紙印版，副刊文藝版亦隨之告終。

●詩人王家新的英譯詩選《與此同時》近期已由波士頓的 Arrowsmith 出版社出版，Arrowsmith 出版社的網頁和預訂鏈接：<https://www.arrowsmithpress.com/wang-jiaxin>

●第四屆紀念周夢蝶中秋詩會 9 月 13 日值傳統中秋佳節到來之際在其故里浙川縣馬蹬鎮周營村隆重舉辦。

●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美洲文化之聲、世界華文詩歌學會聯合主辦文學交流座談會《詩歌的意境與魅力》。座談會時間 2025 年 9 月 20 日上午十點至十二點，十二點至兩點午餐聯誼。

●詩人畫家李雲楓作品展於 2025 年 9.21-10.20 在北京順義區 T3 國際藝術區 A6 展出。

●2025 年第 44 屆世界詩人大會於墨西哥蒙特雷 (Monterrey, México) 9 月 21 日至 25 日舉行。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四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